



緇衣第三十三

陸氏曰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呂氏曰篇中有好賢如緇衣之言故以是名篇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易切

鄭氏曰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孔氏曰居上以正理御物則臣事之易臣下無姦詐則君知其情易也呂氏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好信故也易知者莫敢不用情故也上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報上上下下之交機心相勝姦生詐起犯者莫之勝禁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

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好呼報切惡惡上鳥路切下如字

鄭氏曰緇衣巷伯皆詩篇名緇衣好賢之甚巷伯惡惡之甚爵不瀆者不輕爵人試用也咸皆也刑法也孚信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為信也孔氏曰瀆濫也愿慤也呂氏曰雖好善而無誠好之心則雖賞不勸雖惡惡而無誠也

惡之心則雖刑不懼好賢必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誠好賢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起愿惡惡必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不必刑罰之施用而民畏服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雷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夫音扶孫音遜

鄭氏曰格來也遜逃也涖臨也孫甫也甫刑尚書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為法於是民皆為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葉氏曰德禮者化民之本也使其自服故有格心格言其至也刑政者治民之未也彊其必從故有遜心遜言其藏也心藏於內而外服之也迫之刑政之嚴而已仁以愛之信以結之所謂教之以禮也恭以涖也所謂齊之以禮也德不止於一故有仁有信禮

則恭而已矣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好去聲下同惡去聲

鄭氏曰不從其令言民化行不拘於言甚者甚於君也民之從君如景逐表陳氏曰言之化人也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從其所行故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出於非則彼皆從而非猶表端而景端表枉而景枉也故謂表民之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

式

鄭氏曰遂猶達也言百姓做禹為仁非本性能仁也孚信也式法也皆言化君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棫德行四國順之

長知兩切後同說音悅楷音角

鄭氏曰章明也真正也民致行已者民之行皆盡已心楷大也直也孔氏曰上好仁則下皆為仁爭欲先他人為君者當章明已志為貞正之教尊敬仁道以子愛百姓則民致盡行仁之意以悅樂其上矣呂氏曰章志者明吾好惡以示之貞教者立不可易之道以教之所示所教尊仁而巳好仁惡不仁所以示之也明人倫於上教之使順不使之不順所以教之也所謂民致力以奉之不忍違也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僭于儀弗音倡

昌尚切行而行不皆下孟切後同僭音愆

鄭氏曰綸今有秩畜用之言也危猶高也淑善也僭過也言善氏曰王者出言下所儼於綸按漢百官表繩尊大之人不可倡綸以絲合為小繩可甚微其末甚大也綸人者王公也游言者憇篤實之言天下猶倡之則天下蕩然虛浮之必可行也行不高於言必為可繼之道也詩言善慎其容引以證言行之不可過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

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於音烏

鄭氏曰禁猶謹也稽猶攷也議也話善言也緝熙皆明也澄曰道人謂吾所言者始得言之也禁人謂吾所不行者不得

行之也言以道人故不敢輕言而必慮其所終行以禁人故不敢輕行而必稽其所敝不輕言以道之則民謹於言矣不

輕行以禁之則民慎於行矣出話言也威儀行也敬止言文王於言於行無一不敬也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曰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從上凶切平聲

鄭氏曰貳不壹也文章也孔氏曰從容有常謂舉動有常度壹謂齊一不參差馬氏曰處人之上其衣服容貌亦不可

以無常然後民望其容貌而其德歸於一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

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

君子其儀不忒吉音告

鄭氏曰志猶知也吉當為告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孔氏曰可望而知謂貌不藏情望見其貌則知其

情可述而志謂臣下率誠奉上其行可述叙而知呂氏曰可望而知可述而志皆謂德歸於一無二三也可望而知者不

言而論也可述而志者可稱述而志之於書也若上有深阻難測之意則雖言而未諭下有隱匿不忠之情則雖言不可

信況於志乎

○子曰有國者章義瘡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

位好是正直瘡丁但切後同共音恭好去聲下同

鄭氏曰章明也瘡病也孔氏曰有善以賞章明之有惡以刑瘡病之呂氏曰善居其厚惡居其薄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

惡則民壹歸於理義民情所以不貳也居位者惟正直是好則民德壹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  
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  
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瘡

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好惡並如字又去聲儀注讀為義行如字援音表邛其恭切

孔氏曰君上多疑貳則百姓疑惑下懷欺詐則在上治之勞苦也不重辭不尚虛辭也不援引其君行所不能及之事不煩亂君所不知之事則君不勞苦鄭氏曰儀當為義言臣義事則行也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瘡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匪非也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唯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胡氏曰上懷疑則民惑於好惡下不易知則君勞於聽察故君當明好惡以示民臣不可彊君以所難知難行之事葉氏曰上以誠示人則百姓雖賤可以無惑下以茲罔上則君長雖尊亦必至於勞示之以好惡而便知禁則民無惑矣以行為法而不重辭則君不勞矣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

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

不迪

褻息列切

皇氏曰言在上政令所以不行教化所以不成者祗由君上爵祿加於小人不足勸人為善刑罰加於無罪之人不足取其為惡賞罰失所故政不行教不成也孔氏曰賞罰不可輕褻康誥云刑罰必敬而明之甫刑戒羣臣言所監者皆是伯夷布刑之道引之證重刑之義鄭氏曰播猶施也不衍字迪道也馬氏曰政教者爵祿刑罰之本爵祿刑罰者政教之一端政已行教已成天下曉然知善惡之所在故加之爵祿然知善之可勉加之刑罰曉然知惡之可取世衰道微政教不立雖加以爵賞而不足勸加以刑罰而不足取蓋不知善惡之所在故也當此之時為上者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當以政教先之也賞罰者古人有之而非所先也陳氏曰政不行教不成失其本而區區於爵祿刑罰之末則不足以勸其為善輕爵以予人猶無益也不足以耻其為惡褻刑以加物猶不足禁也敬明乃罰者敬以致其謹明以致其察不可褻刑之意也政不行教不成而褻刑則所謂播刑之不迪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比毗志切毋音無葉舒涉切

鄭氏曰邇近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比私相親也民之道言民循從也圖亦謀也言凡謀之當各於其黨於其黨知其過審也邇臣不疾疾猶非也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為也嬖御人愛妾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為大夫卿士孔氏曰大臣離貳不與上親政教煩苛百姓不寧是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所以致然由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肯為君理治職

事由邇臣與上相親比也君無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無以遠臣共言近臣之事無以內臣共謀外臣之事所以然者小大之臣意殊遠近之臣不同恐各為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圖謀若能如此則內外情通小大意合大臣不怨恨於君也近臣不為人所非毀遠臣不被障蔽也呂氏曰大臣不親民疑於所任百姓所以不寧蓋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則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而無信任之意猶犬馬畜之而弗敬也事至於此必有邇臣嬖寵奪大臣之柄而不得治其事也故曰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表者民所望也道者民所從也大臣尊嚴國之政令存焉民之所望以為表不敬則國命輕矣邇臣寵昵君之好惡繫焉民之所從以為道不慎則風俗壞矣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怨乎不以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疾其君使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蔽而不聞三者任臣之大害也葉公之顧命以證此三事長樂陳氏曰大臣權重常見謀於小臣小臣之謀得行則大臣退故怨近臣所親任常見言於遠臣遠臣之言或聽則近臣疏故疾外臣遠於王易為內臣所圖矣內臣之圖得用則外臣之功業不上達於王故蔽謀者名實未審從而謀之圖如圖土地之圖合內外遠近而周圖之小臣之於大臣勢不足以圖之也其所以擠陷之可謀而已若內臣之於外臣則勢足以

以圖之故於小大言謀內外言圖怨生乎心疾作於外疾不  
如怨之深也故於大臣言怨邇臣言疾方氏曰大臣者君之  
所尊待之不可不敬邇臣者君之所親擇之不可不慎馬氏  
曰民之表者人之所資以為正民之道者民之所由也石林  
葉氏曰大臣牧伯也與之計議未定不可以遠言間之外臣  
四輔三公也與之論道而有為亦不可以遠言間之外臣諸  
侯也與之同守天下以經理邦國亦不可以遠言間之外臣  
不貳則賢者得以盡其效故大臣不敗謀則無怨於心近臣  
之言無間則不敢非其上外臣之議得以自通則不蔽  
於下山陰陸氏曰變夫人言后蓋是時徐楚亦僭稱后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  
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  
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鄭氏曰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信賤也賤者無壹德也  
詩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堅固亦不  
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克能也由用也孔氏曰在上不親任  
其所賢有德之人而信用其所賤無德者則民傲於上失其  
賢也方氏曰人失其所親信而民化之亦然雖教之亦有所  
不勝祇所以為煩而已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襲也  
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  
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  
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  
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允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  
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  
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首周有終相亦惟終夫音扶易  
去聲費芳

貴切允音說孽魚列切逭乎  
亂切天見天讀作先相去聲



鄭氏曰皆在其所棄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覆沒不能自理  
出也水近人故或冰之游之褻慢而無戒心以取弱焉費猶  
惠也言口多空言煩數也通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悔也  
口舌所覆亦如弱矣民不通過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諭人  
君敬慎以臨之則不可若陵虛而慢之分崩然叛君無所尊亦  
如弱矣故君子不可不慎慎所可蕪乃不溺矣越之為言慶  
也覆敗也言無自顛覆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  
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問  
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為政亦當以已心參於  
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允命允當為說傳說作書以命高  
宗亦尚書篇名也蓋猶辱也惟口起羞當慎言語也惟甲冑  
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違猶避也遁逃也尹吉亦尹誥也天  
當為先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見夏之先君臣皆  
忠信以自終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毫西呂  
氏曰小人謂民君子謂士大夫也大人謂王公也凡人所以  
覆沒於患禍不能以自出者皆在其易而蕪之也水至柔之  
物民狎而翫之則雖巨川深淵而不戒此取溺之道也德易  
狎而難親者謂水之德也先儒乃以是德為人之德謂有德  
者亦如水然易知難親豈德之謂邪方論不溺水溺口溺民三  
者之別無庸以有德則其間也與人交際不能無言古之君

子辭達而已不費而煩於已則費於人則煩不能無過過言  
之甚至于害德喪身以覆邦家易出而不煩不能無過過言  
乎民至愚至賤乃知者貴者之所易也唯愚也故閉於心而  
不可以理喻惟賤也故有鄙心多怨而無耻為王公者慢而  
不敬則輕身輕上無所不至此民之所以溺人之意也馬  
氏曰德易狎而難親此釋水近於人而溺人之意也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  
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  
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是邑以  
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  
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雅音牙

方氏曰民以君為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為體者言  
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乎心之所使故曰心好  
之身必安之心雖為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  
全亦以體傷孔氏曰詩人稱昔吾之有先君正長其教令之

言分明清潔國家所以安也都邑所以成也庶人所以生也  
此逸詩也鄭氏曰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  
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為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  
疾時大臣專功爭美雅書作牙假借字也君牙周穆王司徒  
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為至齊魯之語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  
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  
多怨為其君難陳氏曰為人上謂之先正以其正身而正天  
下也幽王不然權移於下故詩人傷之曰誰能秉國成不能  
秉國成則政出多門而不自為政矣政多門則多事百姓所  
以勞也天之於民厚矣而寒暑之過正雨暘之失中民猶怨  
咨則為上者可不敬乎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

鄭氏曰類謂比式方氏曰身不正故義不壹言不信故行無  
類不壹謂不能專於其身也無類謂無以副於其言也長樂  
陳氏曰身正然後無好異之行是以行有類身不正則動皆  
反常其形於可見之行者斯無類言信然後有不可移之義  
是以義主於壹不信則德二三  
其見於事君之義者斯不壹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  
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

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字知如

孔氏曰下之事上當守其一言須有徵驗行須有法式言行  
不妄守死善道名志俱善欲奪不可也曾而守之親之略而  
行之皆謂聞見雖多執守簡要也引君陳成王戒君陳之言  
詩曹風鴈鳴之篇證為政須齊一也呂氏曰多聞所聞欲博  
也多志多見而識之也質正也不敢信已質衆人之所同然  
後用之也守之者服膺而勿失也親之者問學不厭也由多  
聞多知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故曰精知略  
而行之略約也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此言當謀之於衆取  
其同然也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此言君子之行卒歸於一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  
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

仇正注讀

○鄭氏曰正當為匹匹謂知讎朋友鄉方喻輩類也小人微利其友無常也仇匹也孔氏曰此明明朋匹之事以下云君子好仇故知正為匹君子所親朋友及所惡之人皆有輩類故善者與之交不以榮枯為異不善者則憎惡之言有常也好惡有定可望貌而知故近不惑而遠不疑也引周南關雎之詩斷章以好人為匹也呂氏曰先儒以正為匹只作正字亦可胡氏曰君子取友必端故能好其正小人其交皆其類而已故毒曰君子取友必端故能好其正小人其交皆其類而已故毒其正君子好之小人毒之道相異也鄉也方能成其信是以朋惡各以類而善不同於惡惡不同於善故謂久不惑儒行所謂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也遠者亦信而不疑儒行所謂謂久不惑儒行所謂言不信其行也方氏曰君子非特其身正而且且毒而害人又能好而與之小人非特身不正而已於正人又且毒而害人又能君子小人好惡之辨也馬氏曰君子之朋友有鄉所謂直也諒也多聞也其惡有方所謂便辟也善柔也便佞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

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孔氏曰此明朋友之道唯善是仇以威儀相攝佐也賢而貧賤則輕絕之是好賢不堅惡而富貴則重絕之是惡惡不著如此者是貪利之人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鄭氏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為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僻之物是為不歸於德孔氏曰君子唯德是與不自留不用留意於此等之人也澄曰言雖有私褻之恩惠而不歸於德行則君子不肯以身留於此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

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射音

鄭氏曰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載也敝敗衣也衣式在內新時不見孔氏曰人言行必慎其所終也呂氏曰

登車而有所禮則憑式有式則有車無車則何所憑而式之乎衣之久而必有所敝有衣然後可敝無衣則何敝之有言必有聲行必有成亦猶是也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服之無射言實有是服乃可久服而無厭也山陰陸氏曰軾言前敝計後澄曰此言君子之學先必有其實也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

躬行從則行並去聲寡音顧又如字奭音釋周田觀注讀為割申勸今讀為用申勸鄭氏曰從猶隨也寡當為顧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謂以行為驗虛言無益於善也玷缺也言圭之缺尚可磨而平之言之缺無如之何允信展誠也奭召公名尚書篇名古文周田觀文王為割申勸寧王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古文似近

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孔氏曰言在於先而後隨以行之則言須實行在於前言隨於後則行須實言皆不可虛飾也君子言行相副則入於美惡大小不得增減皆驗於行也呂氏曰飾言而言者所言非信故不可行飾行而行者所行必偽故不可言陸氏曰寡讀如字言之必踐之是以寡民雖欲虛美隱惡不得也馬氏曰言易以出故寡言行難以成故敏行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有其實也在上者其實則在下者亦以其實應美之小不敢大惡之大不敢小不敢誣其善惡之名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兇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與音

音悅貞

孔氏曰南人殷掌卜之官龜筮猶不能得知無恒之人而况於凡人乎鄭氏曰恒常也不可為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告猶猶道也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為正言放效之疾事皆如福純或以祭祀是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鬼神又難以得是亦無恒之人也呂氏曰鬼神之理至虛而善應人從人者也是以問正為常德則吉男子當專行餘事而以問正為常德是亦無恒之人也齊戒潔誠虛心以求之猶有不應將以二三不定之私意瀆而求之其可得乎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所謂瀆則不告所引說命之文與書不同又引恒六五爻辭與此篇義不類恐亦衍文澄曰為卜筮謂為卜筮之人與論語作巫醫意同夫卜筮小技爾著龜無情此以誠感彼自靈應能知其理斯可使為其事無恒之人雜念不誠雖叩不驗故不可使龜筮無情而易知者尚不能知况人有情而難知也則豈可使無恒之人為治人之事乎引詩證夫子之言謂龜亦厭此無恒者而不以吉凶告之惡德無恒者也純作煩為是謂無恒之人行事煩雜以之為祭祀則為不敬蓋事煩雜則心惑亂而不誠一故難以事神也德謂婦人主中饋飲食婦人惟酒食是議其職有恒儻不恒其職則出而或有代其承進膳羞者矣故無恒者之義

右記汎論之辭凡二十五節

必能恒其飲食之事而正主之則為不失婦職而吉夫子凶者夫子非以主飲食為恒者也引書易又廣夫子所以不取無恒者之義

儒行第三十四

孔氏曰夫子自衛反魯哀公館於  
之以為儒行之篇孔子說儒凡十  
之儒其第十六則明聖人之儒其  
呂氏曰魯哀公問孔子儒服孔子  
言之今考其書言儒者之行一  
可疑也儒者之行一出於義理皆  
自多求勝於天下也此篇之說有  
深厚之風似與天下不知者力爭  
自尊其教有道者不為也雖然其  
理者殊寡學者果踐其言亦不愧  
存于篇今日講解所以不敢廢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

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

服也鄉丘不知儒服與音餘少詩照切衣逢於既切長知兩切冠章古亂切

此處為另一頁書影，內容模糊，可見部分文字如「大儒」、「孔子」等。

鄭氏曰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為儒服而問之也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居之服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言不知儒服非二寸孔氏曰臣朝於君應著朝服而著常服者孔子自衛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衣冠異也掖謂肘掖禮大夫以上其服侈袂鄭注司服云侈之者半而益一袂三寸祛尺八寸朝祭之服必表裏不禪也孔子若依尋常侈袂之服則哀公無由怪之以其大袂禪衣異於士大夫常服故問之夫子著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故謂衣縫掖是大袂深衣也呂氏曰逢掖魯衣也章甫宋冠也少居魯則衣魯之衣長居宋則冠宋之冠因其俗而已非苟異於人也故曰其服也鄉方氏曰學也博無狹其所居也其服也鄉不忘其所

也本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

更僕未可終也行下孟切後以意求之不再音

鄭氏曰遽猶卒也物猶事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當擯相更之者為久將倦使之相代孔子曰孔子答言儒行深遠非可造次若急說則不能盡事若委細悉說之則乃大久僕侍疲倦宜更代之未可終也者若不代僕則未可盡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彊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鄭氏曰為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  
在如主方氏曰命席與之坐也侍侍坐對之也席所以藉物  
曲禮謂執玉有藉席以藉之則所藉之物居上故謂之席上  
晏氏曰君子比德於玉故稱珍方其藏器於身則玉韞於匱  
中及其待時而動則珍陳於席上故曰席上之珍以待聘日  
出而作夙在日出之前於此而學是日衆人而有珍以待日  
而息夜在日入之後於此而學是後衆人而未息也席上之  
珍則其德可貴夙夜彊學則其道可尊二者有師道焉故曰  
待聘待問懷忠信則其言有物力行則其行有常二者有臣  
道焉故云待舉待取雖有為師為臣之道而未嘗屈道以伸  
身必待彼之聘問舉取然後徐起而應之故曰自立呂氏曰  
席上之珍自貴而待賈者也講學於間燕從容乎席上而自

貴以待天下之用彊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  
皆我自立而有待也德之可貴者人必禮之學之博者人必  
問之忠信可任者人必舉之力行可使者人必取之  
此四者之別孔氏曰如此者言如此在上諸事也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  
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易同粥  
章六切

鄭氏曰中中間謂不嚴厲也如慢如偽言之不悞也如威  
如愧如有所畏孔氏曰儒者所服衣冠在常人中不自異也  
人以大物與已已讓此大物辭貌寬緩如傲慢然讓小物如  
詐偽亦謂寬緩不急切言儒不以利動也如威如愧皆謂重  
慎自貶損粥粥柔弱專愚之貌鄭注悞忽切之意呂氏曰  
衣冠中謂其服也鄉不異於眾不流於俗動作慎則非禮勿  
履辭其大者若自尊以驕人然非自尊也尊道也辭其小者  
若矯飾而不出於情然非矯飾也欲由禮也尊道而不屈於  
世若有所威由禮而不犯非禮若有所愧翔而後集非義則  
不就所以難進色斯舉矣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以

易退其容貌如此非容貌之可貴也德可貴而巳張子曰衣冠  
中讀為之仲反謂衣冠中於禮也一事有大小如讓位讓國是  
大讓也誠然而讓如湯之讓天下豈為師而巳直是不受故  
以慢也若夫飲食辭辟之間是小讓也如為為之以為儀耳  
未必實讓晏氏曰衣冠中者中之德行不敢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也動作慎者慎於事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也大讓者不取服  
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故如慢如威小讓者觴酒豆肉  
讓而受惡社席之上讓而就賤故如偽如愧難進者進以禮  
也禮主於敬故三揖而進不亦難乎伊尹之三聘是已易退  
者退以義也義主於斷故一辭而退不亦易乎仲尼之不脫  
冕是已是皆動容周旋而可見者故曰容貌陸氏曰大則謂  
則猶言大讓小讓讀如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之則澄曰大則謂  
守法不踰閑也於事之大者如有所畏而  
不敢為於事之小者如有所耻而有所畏而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  
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  
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齊側皆切  
難乃旦切



鄭氏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闢  
訟孔氏曰塗路也行道路不與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  
利已冬溫夏涼是陰陽之和處此世人所競惟儒者讓而不爭  
也張子曰居處齊難齊莊難者恭慎也其難其慎必先知  
信思可信則言是難猶戒也洗心曰齊防患曰難晏氏曰居處  
之道也陸氏曰難猶戒也洗心曰齊防患曰難晏氏曰居處  
齊難者端莊而行必中敢易坐起恭敬者謹飭而不敢慢言必  
信者無妄言行必中正者無諛行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者不  
適已而移乖於人愛其死者非樂壽而哀夭也蓋將以俟天  
道之時故曰有待養其身者非豐已而忘物也蓋將以行已之  
道故曰有為方氏曰居處齊難則人斯齊難之矣坐起恭敬  
則人斯恭敬之矣言先信則人斯取信矣行中正則人斯取  
正矣以至不爭其利故人資其利不爭其和故人飲其和愛  
其死故足以有待養其身故足以有為若足  
則非有待物之備先為之豫故不足以致此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  
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

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

近人有如此者畜許六切  
見賢遍切

鄭氏曰析求也立義以為土地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非義  
又留也勞猶事也積或為貨孔氏曰儒懷忠信而與人交不  
貪金王而與人競人則親而近之積積聚財物也非道之世  
則不仕是難得也先事後食是易祿也無義則去是難畜也  
胡氏曰立義以為土地非義不處也故君子履仁而處義晏  
氏曰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夫金玉土地多積與夫祿利皆財  
也衆人之近人也或以金玉或以土地或以多積或見之不以時  
或合之不以義而儒  
者之近人則有異焉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  
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驚虺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  
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

其特立有如此者

淹於廉切樂五孝切好呼報切劫居業切驚音至攫俱縛切搏音博斷音短

鄭氏曰淹謂浸漬之劫劫脅也沮謂恐怖之也驚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驚省聲也程猶量也重鼎大鼎也搏猛引重不

量亦不豫備平行自若也則往也雖有負者後不悔也其所未見亦不豫備平行自若也則往也雖有負者後不悔也其所未

也孔氏曰蟲鳥獸通名以脚取之謂之攫以翼擊之謂之搏攫搏引鼎喻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挺

特而立有異於衆之事方氏曰貨財也樂好也衆人之所利者見利而徇則虧其義矣不虧其義是不徇利也衆言之多

兵言罷之利見死而懼則更其守矣不更其守是不懼死也

不程勇以况儒者勇足以犯難而無所顧也其守是不懼死也

儒者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也往者不悔非有所忽而不防也為其動足以當理而未嘗悔來者不豫非有所忽而不防

也為其機足以應變而不必豫爾過言不免乎出一之為甚矧可貳乎流言以應變而不必豫爾過言不免乎出一之為甚

人不能斷而絕之謀有所定已不必習而成之凡此非特然而立乎呂氏曰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驚蟲攫搏不程勇者自反而

縮千萬人吾往矣其勇也非慮勝而後動也引重鼎不程其力仁之為器重舉者莫能勝其自任也不知其力之不足也

張子曰驚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與勉焉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及斃而後已同義於問道亦然當事亦

然如子路者亦無愧於此矣過言不再不貳過也流言不極者不更深思極慮也不斷其威讀為剛斷之斷不習其謀斷與習皆臨事斷習也不斷不習言威常著謀常足不臨時

旋安排也此所謂能特立者也晏氏曰暴虎者尚勇而不尚義人皆以為為勇吾則不程計其勇扛鼎者尚力而不尚德人

皆以為為有力吾則不程計其力先儒謂儒者遇驚蟲即攫搏之見重鼎即引之不程量堪當如是則一勇之夫豈儒者之事哉胡氏曰驚蟲攫搏雖猛引重鼎雖有力然不敢與儒者較量勇力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

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

有如此者溽音辱

鄭氏曰淫謂傾邪恣滋味為溽孔氏曰儒性剛儉飲食常質呂氏曰以義交者雖疏遠必親非義加之雖疆禦不畏故可

親可近可殺而不可劫迫辱也淫侈溢也溥濃厚也其過失  
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此一句疑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不  
合而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為聞過而改也何謂可微辯而  
可面數待人可矣自待則不可也子路聞過則喜苟有過失  
雖怨罵且將受之况面數乎方氏曰微辯者諷諭之也面數  
者斥指之也居處不淫飲食不溥而以微辯者諷諭之也蓋淫於  
居處溥於飲食皆人之慾也孔子曰振也慾焉得剛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  
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鄭氏曰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盾大盾也孔氏曰甲冑干櫓  
所以禦患難儒者以忠信禮義禦患難謂有忠信禮義則人  
不敢侵侮也戴仁而行仁之盛抱義而處義不離身雖有暴  
政不更改其志操迥然自成也與前自立文同意異彼謂  
疆學力行而自脩立此謂獨懷仁義忠信也呂氏曰忠信禮  
義所以禦人之欺侮猶甲冑干櫓可以捍患也行則尊仁居  
則守義所以自信者篤雖暴政加之有所不變也自立之至  
者也首章言自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窮

此章言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  
而不易二者皆自立也有本末先後之差焉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  
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誚其仕有如此者

鄭氏曰宮謂墻垣也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為堵五堵為雉簞  
門荆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墻為之如圭矣并日而食  
二日用一曰食也上答之謂君應用其言孔氏曰徑一步長  
百步為畝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為宅也墻方六  
丈故云一畝之宮環謂周迴也東西南北唯一堵簞門柴門  
蓬戶謂編蓬為戶又以蓬塞門謂之蓬戶甕牖窻圓如甕口  
又云以敗甕口為牖易衣謂更相衣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  
之也君應答而用其言已則竭力不敢猜疑言而君不用則  
靜默不敢諂媚求進此明儒者仕宦能自執其操也呂氏曰  
儒者之仕將以事道也然有時乎為貧食其力以求免死而  
已故為貧者非事道者不為貧二者不可亂也居之陋  
養之至不足窮至于是不悔所守之篤也上之答不答繫  
乎知不知雖窮如是上苟知之則必以是道自期不疑乎上  
之未信而何所屈益事道不為貧也上苟不知則以力事人

求其食以免死不輕進以求合也蓋為貧者非事道也君不知而自獻其身君不問而自告其謀枉尋直尺彊聒而不舍也

也 諸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稽適弗逢世上

弗援下弗推諂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

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愈有如

此者援音袁推昌誰切毗鄭氏曰稽猶合也古人與合則不合於今人也援猶引也取

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信讀如

屈伸之而伸猶圖也孔氏曰指法式也雖危起居雖比黨之民

共危之而後世知之事也身可危志不也呂氏曰尚友於古人

雖身不居明代猶能憂思愛及於人可奪義之事也猶將不

為法於後世知之事也葉氏曰友一鄉一國之善士今人與

忘百姓之病仁之事也葉氏曰友一鄉一國之善士今人與

居也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又論其世古人與稽也

適弗逢世而援推者天也讒諂之民比黨而危之者人也起

居雖危竟伸其志天與人莫之奪也胡氏曰稽猶考也澄曰

猶將如云尚且也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

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舉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

裕有如此者篤行下鄭氏曰不窮不止也幽居謂獨處時也上通謂仕道達於君

也既仕則不困於道德不足也美忠信法和柔毀方而瓦合

去已之大圭角下與眾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為道不遠人孔氏曰淫謂傾邪人有忠信則已美之人和柔則已法

之見賢思齊是慕賢況愛一切是容眾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芒也毀已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謂屈已同凡呂氏曰

學不已故不窮德可久故不倦窮不失義故不淫達不動心故不困以忠信為美以優游之事為已法毀方瓦合與物同

也陶者之為瓦必圓而割分之故分之則瓦合之則圓而失其瓦之質謂之瓦合方氏曰不淫言節有守而不至於過

不困言財有餘而不至於乏禮之體則貴節禮之用則  
貴和不言體之節止言用之和者主寬裕言之故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

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辟音

孔氏曰稱舉也不辟親若祁奚舉子不辟怨若祁奚舉讎儒者欲舉人必程效其功積累其事知其賢乃推而進達之不

求望其報也輔助其君使君得其志意所欲此推賢達士唯苟在利益國家不自求富貴也呂氏曰望報於人求富貴於已小人之道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

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難乃切

鄭氏曰相先猶相讓也久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不升已則待之乃進也遠相致者謂已得明君而仕友在小國不得志則相致遠也孔氏曰遠相致遠相招致也此儒者任舉同類前謂疏遠者此謂親近者呂氏曰舉賢援能此儒者所以待天下

之士也任舉者儒者所以待其朋友而已天下之士推賢而後舉樂與同天下之

故聞善以相告見善以相示必同其憂樂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彼雖居下不待之

則不進此任用朋友加重於天下之士者義有厚薄也方氏曰聞善聞善言也見善見善行也所受之命謂之爵所居之

官謂之位任舉相任以事相舉以職上言彼賢而我舉之彼能而我援之此則更相任舉而已此其所以異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

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

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麤七奴切翹祁餽切獨行下孟切

孔氏曰澡身謂澡潔其身不染濁也浴德謂沐浴於德以德自清也鄭氏曰麤猶疏也微也不臨深而為高臨衆不以已

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為多謀事不以已小勝自矜大也呂氏曰澡身浴德正已也陳言入告嘉謀也伏者閉而不出

之謂靜而正之正救其惡在於未形也故曰上弗知也麤而翹之者以其事之麤者微發其端而為之兆兆足以行則進

不足以行則去孔子所以未嘗終於三年淹故曰又不急為也所以事其君者先其未發而止其為惡先為之兆以嘗其為善此衆人所未識也所以治其已者有若無實若虛不自高且自多此衆人所未識也所以行於世者無治亂之異所以接於人者無異同之間一於義理而已此衆人所不為也蓋特立獨行所以異於衆人者如此陸氏曰陳言而伏者雖微有所陳當伏其旨靜而正之麤而上弗知者諫有精有粗婉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也麤而趨之者諫有精有粗婉而微激之謂之精麤而翹發之為麤孟子曰是豈可以遽哉不以彼深故自上臨之不以為高不以彼少故自下加之以為多晏氏曰澡潔其身而不汚於世俗浴清其德而不汨於嗜慾陳言而伏者務進以言雖顯而其身則隱所謂伏其身而不汨於世治則人務進以求利吾則未嘗妄動故曰不輕世亂則皆自屈以避害吾則未嘗變節故曰不沮儒行一篇兩言自立者其立不因於人也一言特立者其立能出乎衆也又言特立者獨行者其立既能出乎衆而所行又不與特立固異矣自立見於有守行見於有為特猶獨也自立與特立固異矣自立以對衆言之也特立以對衆言之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彊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孔氏曰不臣天子伯夷叔齊是也不事諸侯長沮桀溺是也鄭氏曰彊毅以與人不苟屈以順之也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八兩曰錙陸氏曰慎靜失之狹吝彊毅失之拒人博學以知句斷博而不能明了者多矣呂氏曰慎靜而尚寬則有度也彊毅以與人則有守也博學以知則有本也服近文章則有文也砥厲廉隅則有節也兼是五者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澄曰服近言如衣服服之而非近身也猶曰被服儒術云爾舊以服字屬之上句者非馬氏曰服與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之意同方氏曰學雖博苟不知服而行之則亦聖讀而庸行廉猶陸之廉隅猶城之隅皆有分際以况君子之不苟合砥以平之厲以利之則脩治之謂也晏氏曰慎靜而寬者仁彊毅與平之厲以利之則服者智質本文末於文章近之而已不以文勝質也砥厲者以石治金之事於廉隅而砥厲者磨礪而成君子之器外有

備成之文內有脩潔之行所以雖分國如錙銖不肯委質而為臣詘道而入仕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

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洛厭於豔切

孔氏曰方法也經營道義同齊於術同術則同方也但合志

同方據所懷志意營道同術據所習道藝並立謂同仕朋友

久不相見聞流謗之言欲譖毀之已則不信也其行所本必

方正所立必存義朋友所為與已同則進而從之不與已同

則退而避之以上十五儒所陳之事亦有前後乖異者蓋儒

包百行事非一揆量事制宜隨機而發雖或不同無所怵也

晏氏曰方言趨向之地術言脩為之業士志於道是志必在

於道道不方於趨向也故始馬合志而趨向者不殊則終焉營

道而脩為者一致矣方氏曰並立則樂以其無忌心相下不

厭以其有孫心澄曰案韓文其行屬上句論語曰聽其言而

信其行謂雖聞流言毀其行而已不以其行為信如此

也義所以方外以方為本而立其義朋友以義合者也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

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

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

讓有如此者孫音遜施始鼓切

鄭氏曰此兼上十五儒蓋聖人之儒行也孔氏曰溫良之性

是仁之本地所以居止萬物仁者動作必寬裕遜接謂遜以

接物禮節是外貌言談是文章歌樂是其和悅分散蓄積而

振貧窮是仁之恩施也方氏曰溫良得於中故以為本敬慎

發於外故以為地寬則不迫裕則有餘仁無本不立故首以

本有本然後可以為地寬則不迫裕則有餘仁無本不立故首以

貌則必見其所能故繼以能有所能則形於外故繼以貌形於

所和則其餘足利物故繼以施陳氏曰禮樂終焉資仁以立待

德可尊而能謙讓

儒有不墮穫於貧賤不充訕於富貴不怨君王不累長上不閔

有司故曰儒勿墮切云敏切獲切戶郭切訕求切

鄭氏曰墮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訕喜失節之貌恩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為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

道孔子自謂也晏氏曰墮如籜之墮而飄零獲如禾之獲而枯槁不墮穫於貧賤是貧賤不能移也充則以滿而必溢訕則以高而必危不充訕於富貴是富貴不能淫也

忠可移於君所以不充訕於富貴是富貴不能移也充則以滿而必溢訕則以高而必危不充訕於富貴是富貴不能淫也

累長上居家政治可移於官所以不閔有司也陸氏曰墮不為汚吏以取辱君王也

長上也充不閔有司者不被明刑以見憐於有司也陸氏曰墮不獲也充不閔有司者不被明刑以見憐於有司也

於富貴亦不訕於富貴者之行始於自立故初一日自

容貌斯遠暴慢矣然而脩身自貌始故次二曰容故初一日自

已重貌斯遠暴慢矣然而脩身自貌始故次二曰容故初一日自

又惡以剛毅自立特立則剛毅剛毅則自立故

而仁可也故繼之以仕仕則不能無憂故繼之以無助為之也

或失之過故繼之以寬裕夫欲寬裕豈可以不無助為之也

繼之以舉賢援能舉賢援能若有待也故繼之以不舉不獨行也

雖不以舉賢援能則疑若有待也故繼之以不舉不獨行也

今眾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

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又音邁切

鄭氏曰妄之言無也詬病猶恥辱也儒以禮館之孔子自衛

初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以禮館之孔子自衛

名也言今世眾人名之為儒者無有常人但遭人則謂之儒

加義是記者之說終沒吾世不取以儒為戲是哀公之言記



相詬以言相病以行也晏氏曰衆人之命儒也妄為其非真  
儒也故或慢罵而相耻或深疾而相病澄曰鄭氏讀妄為無  
固非方氏雖不改讀而以妄屬上句常屬下句亦非妄常猶  
曰妄庸言今世衆人不識凡名之為儒者皆妄人常人耳故  
為人所輕賤苟名之曰儒是以此名詬病  
之也終沒吾世亦記者之言而吾哀公耳

### 右記論儒之辭

## 學記第三十五

### 記古者建學教人之事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設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諛音小

發與內則發慮同也慮謂心所計畫憲法也求與求仁之求同  
善謂性所固有充善之至為良如良知良能良心之良諛與  
小同聞謂教譽聞於人動與論語動之斯和中庸動則變孟  
子不誠未有能動之動同謂能感動人也就如就有道之就  
就賢謂友善士體如體羣臣之體謂用人惟已人之有技若  
已之也遠賢之在遠者謂友天下之善士也化猶所過者  
化之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學謂設為學校庠序以  
教之言發心之慮而合於法求性之善而全其良此能脩已  
矣而未及人也就賢師友而兼有衆善則有諸中形諸外  
足以感動衆人而未能使之化也必有學校庠序之教開導  
誘掖薰陶涵養使人之耳濡目染之深日漸月漬之久則民之  
遷善不期然而然人有士君子之行而成美俗矣長樂陳

氏曰動則變變則化動之所終為化化之所始為動永嘉戴氏曰學校不立教養闕然天下之人雖欲為善而無所考德問業故化民成俗必由學校其所及者廣所傳者遠也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

學為先允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允音說

鄭氏曰教學謂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孔氏曰明教學事重不可暫廢故引說命而證之登曰治玉曰琢玉質雖美然不以玉工琢之則不能成有用之器學之為言效也道者人倫日用所當行之路人性所固有然惟上知之資生而知之無所虧欠大賢已下知而不徧百姓之愚由而不知苟非有以教之使之效乎先覺者則不能知人倫日用所當行之道何如也古者建王國天子自君其畿內之民又建侯國命諸侯各君其封內之民其民飽煖逸居而無以教之則近於禽獸故天子諸侯之國皆必建學立師以教其民使之知有理義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之語以對蓋教民者使之游宰小邑猶且以弦歌教民夫子問而子游引昔者所聞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之語以對蓋教民者使之

學而知道也典常也說命所言謂人之為學念念不忘自始及終當有常而不間斷此引之謂君之教民為學亦當終始有常而不暫廢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

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

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允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強

聲又平聲長知兩切學學上音效下如字

肴肉未去骨骨肉相雜者學學上學讀讀作效教也鄭氏曰旨美也學則睹已行之所短教則見己道之所未達自反求諸己也自強脩業不敢倦也學學半言學子人乃益己之學半孔氏曰此明教學相益馬氏曰自反而得之則優於教矣是以學長教也能自強而與之則進於學矣是以教長學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音遂

鄭氏曰術當為遂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室謂之塾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孔氏曰古謂上代也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為閭同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里中之有道德仕而年老退歸者為里右師次為左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反亦如之此家有塾也庠序皆學名於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也於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也六鄉之內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六遂之內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縣五縣為遂今此六鄉舉黨六遂舉序則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其比與鄰近上五家不必有學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周禮天子立四代學以教世子羣后之子及鄉中俊選所升之士諸侯但立時王之學澄曰鄉飲酒迎賓于庠門之外則鄉學亦稱庠不曰黨有庠也州長言射于州序則州之學亦稱序孟子言殷曰序序也黨正言飲酒于序則黨之學亦稱序孟子言殷曰序周曰庠則不分所在之地然則曰庠曰序蓋鄉遂州縣黨鄣之學可通稱之也貞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為族則歲之讀法者

十有四士生斯時不待門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姻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誘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樂治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教人之功蓋如此今之世里於民最近而無學士常輕去土着而事遠游行之修窳無所於考至其設教則以琢辭鏤句為巧詭聖僻說為能非惟無以淑其人抑且重斲之也朱子曰古者比閭之學則鄉老坐于門而察其出入春耕夏耘餘時肄業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比音彼又備中音去聲樂五

孝切夫音扶下同  
說音悅蛾音蟻  
鄭氏曰比年入學者每歲來入也中猶問也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趨鄉也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強立臨事

不惑也。一歲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九年。視其業也。七年之學。其業小。故曰小成。九年則知義。理事類。通達無疑。強立不反。則時學問而成。大道登。曰按考時術學。其學業之進。何如。大比者。謂九年大成以前。每歲則鄉試。夫大比。其德行道藝。而實與之也。初入學。一年於歲終。視其讀經。斷句。而分列其志。之果向學。與否。敬業。者謂於所讀之經。而專心。致志。樂羣。者如食而巳。知其味。樂與同居之羣。共講肄之。此於三年之歲終。察視之。博習。謂所學。或離也。此於及它。經傳。授師。說服。膺不失。而親近。其師。惟恐或離也。此於五年之歲終。察視之。論學。謂義理。已明。能論說。學之是非。識人。品高。下。而取其善者。以爲友。此於七年之歲終。察視之。以人。皆小學之事。九年則十五入大學。於七年之歲終。察視之。以年。而通數之。爲九年也。能知事理。而推其類。由此以通達於彼。猶子貢之聞一知二。此大學致知之功也。強立。謂守之堅固。不反。謂其已能者。不退轉。此大學力行之也。效也。君子之行。則可化其民。使之爲賢能。而移易其俗。人人有士君子之行。

也故斤而被其教者既皆心說而邪遠而聞其風者亦且懷而慕之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勿問學不躡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宵音消肄以二切孫去聲下同

夏古雅切觀去聲語去聲學不蠟等音效

鄭氏曰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屬宵雅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和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也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以治經業也孫猶恭順也夏楚夏楨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收謂收歛整齊之威威儀也時觀而弗語使之以憤排然後啓發也學不躡等學教也教之士長穉倫理也自大入學教至此其義七也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澄曰古者始入學

必釋菜於先聖先師故大學始初之道教有司先服皮弁服行  
釋菜禮蓋示學者以敬先聖先師之道也常服玄冠今加服  
皮弁芹藻之菜簡質而潔皆示敬也學者將以居官任事也  
誦詩者必欲其達於政而能專對小雅三詩皆言為君使之  
事使之肄習蓋教以官事於其始也入學必先擊鼓而後發  
篋者欲遜讓其志而不忽遽也朴作教刑所以收整其威儀  
也禘者時祭之名非五年大禘之禘蓋周之春祭名祠周之  
前春祭名禘見王制郊特牲或云禘即祠字之春祭名祠周之  
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有不司為之非天子大視學之禮也  
待時祭後乃視學不欲急迫使學者得以優游其志而學也  
觀示也語告也時復有以示之而弗與之語使之存其心以  
致思也幼者但聽長者講說不得輒問蓋教之法不可踰  
越等級也官謂已仕者士謂未仕者已仕者先  
教之以居官之事未仕者先教之以為士之志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時教謂春夏秋冬四時之教業謂所學之事正業謂春學樂  
夏學詩秋學禮冬讀書各當其時正所當學之事也退謂進  
受正業既畢而退也息謂燕閒之時居學謂私居所學之事  
也非正受業於學官者如下文操縵博依之類是也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

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操七刀切縵未旦切依舊讀上聲今  
讀如字與去聲或平聲樂學五孝切

縵亦絲樂之屬蓋燕樂也周官鐘師磬師皆掌縵樂鄭氏以  
操縵為雜弄安者便習而無所勉強也弦琴瑟之屬春時學  
樂八音皆學弦者舉八音之一而言博廣也依謂歌者必依  
五聲之清濁而高下其音節所謂散依求也詩樂歌之辭夏  
時所學也雜者諸多不一之各服如服勞之服雜服謂在身  
所行非一端如曲禮三千之威儀皆是禮者經禮三百之節  
文秋時所學也興如詩六義之興引導於前而興起之也藝  
猶技也即操縵博依雜服等藝以退息之居學而言也樂謂  
心好之而耽玩不厭學即春所學之弦夏所學之詩秋所學  
之禮也此謂既受正業而退息之時又有居學之事學操縵  
則習於調弦學博依則孰於聲歌學雜服則孰於威儀而於  
弦於詩於禮自然便習而不待勉強矣蓋不興起於居學之  
藝則生疎澁滯不能  
耽好正業之學也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

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允命曰敬孫務

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樂其友音

藏謂入學受業時藏其身於所學之官若東序若瞽宗若上庠等處也脩謂治其正業息謂退息私居時遊者玩物適情之謂學操縵等藝是也安其心即上文安弦安詩安禮之安於藏之時脩其業於息之時遊心其學則已之獨學獨得者便習無強而安又且益信其所聞之道安其學於親其師之先信交暢而樂又且益信其所聞之道安其學於親其師之先信其道於樂其友之心惟一序以淮心而去師友而所守堅固不復變移也敬遜謂宅心惟一序以淮心而去師友而所守堅固不復變力不二勤勉以求而不失於台心緩如此則其所脩日有新益方來而赤小已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口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甘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

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呻音申佔音佛

尺占切訊音信扶弗切去如字

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告數數進之誠實也才謂所能施不明也悖逆皆謂反逆而不順其所告之辭學者未可以進而窮一理是謂由其誠能行此否也實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別實教之不盡其能也不觀其已是其施教於人者先後失宜故莫能明其所受於師之學不願者淺深莫辨故曰佛如是則已行者未能安則苦其難進之以其所求未可雖欲益之而彼不能知其益也縱使強益俾終受其業然所知非必又昏忘所行非久必又遺失故曰刑謂教人不成者由此輔氏曰刑猶儀刑之刑不足為人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

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鄭氏曰未發情欲未生孔氏曰逆防於未發之前故云豫時可受教故云時朱子曰禁於未發謂預為之防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長樂陳氏曰豫救失於未然之前時長善於可教之際澄曰凌猶越也節如竹之節俟其能此事然後又教一事則為順叙而不叢併相觀謂甲觀乙乙觀甲此有未善觀彼所善而效之則此亦善矣摩如兩石相摩互相資藉程子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之益多澄謂此四者三屬於師一屬於友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

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扞格謂抵拒勝猶堪也燕猶燕也辟猶語也不禁之於未發待其已發然後禁之則受教者抵拒而不堪其禁制教之當其可以受教之時至于其時已過則其聰明知慮已不及昔學之雖勤苦而難得完成也學者須是已能一事然後再

學一事若無節次雜然施之而不順序則所學多端必皆墮毀禁亂而不脩治也學者雖是羣居共學相觀而善互有所益若獨自為學則孤單僻陋而所聞者寡師帥以正者也若身親衰慢之朋則染習不正必至於違逆其師學者於無益之言勿聽若耳聞衰慢之語則無益有損必至於荒廢其學朱子曰燕朋謂私褻之朋損者三友之類大戴記保傅篇作也澄謂前四者教所由興在師者三在學者一後六者教之所由廢在師者三在學者三方氏曰教之興止於四廢至於六者以見所由興者常少所由廢者常多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

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強上聲易

以政切下同

喻以言曉之也道謂引道其前牽猶拽也強謂激勉之抑猶偏也開謂發其端倪達謂通透至於底裏言知前四者為教

之所由以興又知前六者為教之所由以廢則可以為師而教人矣故其教而曉喻之也但引導其後使之自進而不能力拽之以速其進則受教者不至於乖戾激勉其志使之自得其端倪而不盡言以直透於底裏則受教者不至於艱難但開發可謂善於教而而喻人者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延平周氏曰失則多者知之所失則所以過失則寡者愚之所以不及東萊及失則易者賢之所以過失則止者不肖之所失所以不及東萊呂氏曰多才有餘者寡才不足者易俊快者止鈍滯者四者心之莫同病各自別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譬如醫者要識定病處方始隨證用藥若不識學者之病去它病上加添無緣得成就長樂陳氏曰多者約之以禮寡者博之以文易者

抑之以自反止者勉之以自強此救其失也澄曰學者有所善則教之者使之增益加進以長其善學者有所失則教者使之減損除去以救其失此一節皆言學者之失所當求者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減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朱子曰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約而達微而減罕譬而喻三者皆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澄曰善於歌者倡起其聲而不終曲使人和而嘆之以繼續其聲然後歌者之聲終善於教者開示其志而不盡言使人思而繹之以繼續其志然後教者之志盡故教者之言雖至約不繁而能使人通之雖至微不顯而能使人善之雖少所取譬而能使人曉之為通如樊遲未達之達減之為善如王曰善哉言乎之善喻之為曉如夷子憮然曰命之矣是也三者皆不盡言而使學者自思繹而得之者約微罕譬教者之不盡言也達減喻學者之能自得也如此可謂能使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張子曰知學者至于學之難易及知其資質之美惡故能教人長樂陳氏曰學有精粗故其至有難易質有美惡則其喻有淺深知美而喻之則有以長人之善知惡而喻之則有以救人之失澄曰知其難易美惡故能隨其高下淺深而喻之各有攸當不局於一途所謂博喻也教人而一官得其宜則治人亦能各得其宜故能為教人之師者小而一官之長大而一國之君皆能為之也朱子曰能為師以教人則能為君以治人擇師不可不慎言能為君者其人難得故不可不擇也孔子曰師有君德弟子就師學為君之德故宜慎擇其師三王謂夏殷周四代則加虞雖皆聖人無不擇師為慎故云唯其師之重也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鄭氏曰嚴尊敬也武王踐祚問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齊三日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

王下堂南面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孔氏曰雖天子必尊師并言尸者欲見尊師與尸同也詔告也天子雖至尊當告詔之時不使師北面求嘉戴氏曰此為告人君尊師言以人君而尊師若此學者可知矣古人行禮有教化存焉嚴師所以尊道尊道則民知敬學帥天下之人而皆知敬學天下豈不大治故先王養老尊賢之義非特為其人嚴師也所以令眾庶見也慶源輔氏曰凡學之道則非獨君也嚴師為難蓋言盡嚴師之道為難爾能盡嚴師之道則師始嚴師所以傳道師嚴則道自尊道未嘗不尊因其尊而尊之則繫乎人之嚴師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勞而功半又從

而怨之

鄭氏曰從隨也庸功也孔氏曰善學者謂聰明易入師逸豫而已之所解又倍於它人恒言師特加功於已不善學者已而鈍故師勤苦而功裁半於它人又怨師不盡意於我也方氏曰以其有功於我故庸之慶源輔氏曰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己所謂又從而庸之也公孫丑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所謂又從而怨之也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

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

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聿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

之道也說如字舊音悅解音蟹撞秦江切叩音口從舊音春方七容切

朱子曰善問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節目非特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節目非特善問讀書

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說而解之之功終亦無益於事也說如字解音蟹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能觸發解散也從容謂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方氏曰節木理之剛者說卦所謂堅多節是矣目木理之精者弓入所謂斲目必茶是矣皆至堅難攻之處也苟先其易攻之處則其難者亦相說以解矣從非迫也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則隨其所感而為之應進之容以待問者則足以進人之學故曰皆進學之道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

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語去聲舍上聲

因上文善答問不善答問而又言此鄭氏曰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為學者論之或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

聽語必待其問乃說之舍之須後孔氏曰記問謂逆記它人雜問聽語謂聽問者之語依問為說也受業者才力不能見

問待其憤排之間然後語之學據已所有以告人聽語者因人之也慶源輔氏曰記問之學據已所有以告人聽語者因人

之所疑以啓之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鄭氏曰必學為裘仍見其家錮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於為裘必學為箕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勝有似於為楊柳之箕也孔氏曰學者數見數習則善故三譬之良善也冶鑄治也善治之家子弟見其父兄世業使金鐵柔合以補破器皆令全好故學為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為乃之家使角幹撓屈調和成弓故其子弟亦學取柳和柔撓之成箕也駕馬之法大馬本駕在車前今馬子始學駕車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車在馬前所以然者此駒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使駒日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駕之則不驚也學者亦須先教小事如操縵之屬然後示其業則易成也上三事皆須積習非一日所成君子察此則可有志於學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

鄭氏曰醜猶比也比物醜類以事相况登曰言此以中上文箕裘弓治駕馬三者之譬

○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當去聲約如字又音要

鼓革音之樂當猶主也凡樂金石絲竹匏土各具官商角徵羽五聲惟革音於五聲之內不偏主於一聲然五聲之樂若無革音則不相協合是鼓者五聲之本也水謂清水凡繪畫之采各分青赤黃白黑五色惟水於五色之中不偏主於一色然五色之采苟非水漬則不可彰施是水者五色之本也治官禮官政官刑官事官五官之職各有所治惟司徒以德行道義教民於五官所治無所不學不專主於學何官也然非為學之人則不能治五官之治是學者五官之本也斬衰

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五等之服也然非得師之教師雖尊喪之若喪父而無服不主於服何服也既言四事之有其本又以君子曰之親是師者五服之本也取如官之各有所職德之大者無所申明其義小德亦有可取如官之各有所職德之大者無所不宜非各有一官之道但專一職而已故曰不官小道亦有可觀如器之非各有所用道之大者無所不可非如一器之但有適一用而已故曰不器人之有信許諾盟誓事必須要約此信之小者爾聖賢心德相孚相契是謂大信何以要約為哉天之有時春夏秋冬歲歲無不齊同此時之小者爾古今氣運或治或亂是謂大時豈可以齊同測哉然則不官者官之本不器者器之本不約者約之本不齊者齊之本君子察此則可以有志於本也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委

河海皆川也水之來處曰源水之聚處曰委夏商周三王之世其祭川也皆先祭河而後祭海蓋以其或為源或為委故也河在海之源即木流也此又言本之當先以申上文大德大道委故後之源即木流也此又言本之當先以申上文大德大道

大信大時之意

右記論學之辭凡十一節



卷之五 十一

# 樂記第三十六

鄭氏曰樂記者記樂之義孔氏曰劉向校書得樂記二  
 十三篇今取十一篇合為一入禮記餘十二篇其名猶  
 在曰奏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招意始曰樂穆曰說律曰季  
 札曰樂道曰樂義曰招本曰招頌曰寶公是也漢書藝  
 文志曰黃帝至三代樂各有名周衰禮壞無遺法漢  
 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  
 不能言其義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  
 諸子言樂事者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  
 王禹成帝時獻二十四卷澄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今  
 儀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其經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  
 少有辭句可讀誦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  
 言樂之義而已而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河間  
 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二十三篇內之十一篇為  
 一篇者蓋亦刪取要略非全文也今從孔氏定云此篇  
 章各標舊篇名于左其章次先後則重為更定云此篇  
 之外所餘十二篇及河間獻王之樂記孔氏作疏時其  
 書已泯絕

樂記第三十六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如字又音洛而樂

鄭氏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官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方猶文章也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孔氏曰音今之歌曲也以樂器次比音之歌曲播之并及干戚羽旄而舞之乃謂之樂也案樂師有較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舞有干舞有人舞長樂陳氏曰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也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舉其器音之起由人心生者其本也形於聲而生變者其象也變成方者其飾也此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者其器也四者備矣樂之所由成也周官大司樂以五聲攷八音以八音節六舞而大合樂焉是樂至舞然後大成也言變成方謂之音又言聲成文謂之音也曰文者音之雜方者音之節音之雜者音之始音之節者音之終方

氏曰宮變生徵徵變生商商變生羽羽變生角上下相通而成方則雜比之矣故謂之音山陰陸氏曰音八音也雜有金石絲竹而無舞焉不得謂之樂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

所以感之者雋子堯切殺色界切其樂音洛嘽昌善切粗音麤

鄭氏曰嘽蹠也嘽寬綽貌發猶揚也粗麓也孔氏曰本猶初也物外境也外境痛苦哀感在心故其聲蹠急而速殺外境所善歡樂在心故其聲寬緩外境會心喜悅在心故其聲發揚放散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悅喜與樂別也忽遇惡事恚怒在心則其聲粗以猛厲也外境戶尊嚴敬在心則其聲正直而有廉隅直謂不邪愛情在外心則其聲和調柔軟也

長樂陳氏曰人函天地陰陽五行之氣有哀樂喜怒敬愛之心  
哀心感者戚其鼓焦以殺樂心感者蕩其鼓擘以緩喜心  
感者毗於陽其鼓發以散怒心感者毗於陰其鼓粗以厲敬  
心感者內直外方其聲直以廉愛心感者內諧外順其聲和  
柔以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

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孟行下切

長樂陳氏曰禮自外作而道志於內樂由中出而和聲於外政以一不齊之行刑以防不軌之姦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

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

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思息吏切

孔氏曰聲之清濁雜比成文乃謂之音方氏曰人安而樂由政之和人怨而怒由政之乖人哀而思由民之困政和則其

音安樂政乖則其音怨怒此聲音之道所以與政通也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懣之

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

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

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徵音旨怙日廉切懣昌制切陂波義切匱羣魏切

鄭氏曰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怙懣蔽敗不和貌五者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猶散也陂傾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比支志切濮音卜

鄭氏曰比猶同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廷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洧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桑間在濮陽南誣罔也孔氏曰鄭國之音好濫淫志衛國之樂促速煩志並亂世之

音也雖亂而未滅亡故云比於慢同前之慢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

鄭氏曰倫猶類也理分也禽獸知此為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孔氏曰此音為樂有金石絲竹干戚羽旄樂得則陰陽和失則羣物亂是樂能通倫理也陰陽萬物各有倫類分理者也衆庶知歌曲之音而不知樂之大

理惟君子能知之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幾音

鄭氏曰知樂則幾於禮者幾近也聽樂而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

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

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如食音嗣疏音疎越音活荀子

鄭氏曰隆猶盛也極窮也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

三人從歎之耳大饗裕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膳孰之大

羹肉湑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孔氏曰樂之隆盛在移風易

俗非崇鐘鼓之音祭在於孝敬非致美味清廟之瑟謂歌清

廟之詩所彈之瑟也弦不練則體勁而毅清練則弦執而毅

濁瑟兩頭有孔疏通之使相連孔小則毅急孔大則毅遲弦

聲既濁瑟音又遲是其質素壹倡之時但有三人贊歎之言歎者少也雖然有遺餘之音以其貴在於德人念之不忘也此覆上非極音也玄酒在五齊之上俎有三牲而兼載腥魚謂薦腥魚并肉湑皆質素之時皆亨之而孰魚則始末不亨故味人愛之不忘也此覆上非致味也劉氏曰此言貴本而忘末遺者忘也棄也清廟之瑟美其德而忘其音意不主於音



也大響之禮美其敬而忘其味意不主於味也朱子曰一唱  
三歎一人唱而三人和也輔氏曰有遺音言弗盡其音有遺  
味言弗盡其味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

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好呼報切惡烏路切下同

孔氏曰玄酒腥魚大羹是非極口腹也朱弦疏越是非極耳  
目也教民均平好惡好者行之惡者避之反歸人道之正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

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朱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於物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  
所謂性也然人心不能無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  
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所謂情也物至而知之  
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  
有自然之節者性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唯其不自覺  
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

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日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  
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戾乎其可制也而不能如是而唯情  
是徇則人欲熾盛天理滅息此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  
處唯反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  
能奪矣廣漢張氏曰性之欲也言亦性乎性之常而不可  
心君宰與不宰耳心宰則情得其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  
欲言心不宰則情流而陷溺其性專為人欲矣心不宰而情  
徇於物故貴於反躬焉平日致知力行無非反躬之功也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

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滯

汙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

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夫音夫悖布內切  
洪音逸強其兩切

音許劫切  
知音智

朱子曰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與我也  
誘去若自有主宰如何被誘夫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

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為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  
 理唯恐其存之有未至也而反滅之欲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  
 也而反窮之則人所以為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  
 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則天理之  
 本然者初未嘗滅也但漆習已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  
 非屬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耳長樂陳  
 氏曰天理滅則良心亡安得無悖逆詐偽生於其心乎人欲  
 窮則美行喪安得無淫泆作亂發於其事乎夫然後弱者無  
 所恃而為強者所脅寡者無所附而為眾者所暴愚者無所  
 施而為知者所詐怯者無所立而為勇者所苦疾病不養而  
 其政散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而其民流  
 不能平好惡不能反人道之正之患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

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

正交接也衰七雷切樂音洛冠古亂切

孔子曰人為猶為人而制為之節也因人之有喪紀也故制為衰

麻哭泣以節之因人之有安樂也故制為鐘鼓干戚以和之  
 以昏姻之於男女射鄉食饗之於交接亦若是而已且制  
 禮所以為之節也樂則所以為之節也為和也總曰為之節者蓋樂雖  
 和而不流是乃所以為之節也為人化物然後制  
 節而已延平黃氏曰先王為人皆為之節也  
 禮樂未子曰人為之節言人人皆為之節也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

悖則王道備矣

孔子曰政謂用禁令以行禮樂也不行禮樂則以刑罰防正  
 之四事通達而不悖逆則王道具備矣金華邵氏曰越禮棄  
 樂者則有政焉以使之必  
 行有刑焉以防其或違

右樂本第一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

後心術形焉知音

鄭氏曰一術所由也形猶見也孔氏曰言人有血氣而有以知其性雖一術所感不常物來感已心遂應之而念慮與動也以其感物而動故心所由之道路形見也應氏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道路心也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人心也

是故志微噤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

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

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

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唯子遙切殺色界切思息

賁扶粉切內而救切好呼報切辟匹亦切滌大歷切

鄭氏曰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簡節少易也奮末動使四肢也賁讀為憤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曰血氣狡憤肉肥也狄滌往來疾貌也濫替差也此皆民心無常之效也孔氏曰人君志意微細樂聲噤噤殺小民感之

則悲思憂愁也嘽寬也諧和也慢流也繁多也康樂也君粗疏

威厲武猛發起奮動手足樂聲廣大憤氣充滿民感之則性

氣剛毅肉言人肉多而體肥謂厚重大者也君寬裕厚重樂音

順序而和諧動作民應之而慈愛也君志流移不靜違僻不

正放邪散亂樂之曲折音聲疾速如此則民感之淫亂也此

六事皆據君德及樂音其意已盡者則一句四字難盡者則

兩句八字嘽諧繁易繁文簡節之類也或六字廉直勁正莊

誠是也長樂陳氏曰憂思哀心所感也康樂樂心所感也淫亂喜

心所感也其音作而民思憂亡國之音也其音作而民康樂

治世之音也其音作而民淫亂亂世之音也治世之音居亂

亡之中者以謂世治而不知戒不亡則亂矣此記樂者之微

意也夫肉倍好者璧也好倍肉者瑗也肉好如一旋而不可

窮者環也肉好之音豈其音旋而不可窮耶樂音謂之狄猶

夷狄謂之狄以有禽獸之道也順成之音則其音順而治狄

成之音則其音逆而亂方氏曰慢易者非教慢之慢特言其

過爾繁文簡節者文雖繁而節則簡也且厲則蹈厲之厲猛

則所守不中正起則作之而不已末與風淫末疾之末同奮

未則手舞足蹈之謂也肉好猶璧之有肉好然蓋璧外謂之

肉實而無隙內謂之好則虛而已謂其音實而有所養虛而得所好也狄成言強而成滌濫言滌蕩而泛濫也山陰陸氏曰言志微以著譚諧慢易粗厲猛起廉直勁正寬裕肉好流辟邪散皆志也輔氏曰慢猶緩也對忽之言易謂和易也平易也繁文所以極其盛簡易所以著其誠肉好猶俗言美滿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

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

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行下孟切懾之涉切

鄭氏曰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懾猶恐懼也孔氏曰上既明樂之感入此明先王節人情性陽主發動夫在流散教之使感陽氣者不散陰主幽靜失在閉塞教之使感陰氣者不塞剛不至柔不至恐懼陰陽剛柔四者通暢於身而發見動作於外各得其所以安其位也不相侵犯是不相侵奪也五常之行若木性仁金性義火性禮水性知土性信也馬氏曰樂出於人心故本之情性其文則見於形名度數之間故稽之度數然而制之不可以不合其宜故

制之以禮義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大小之稱比

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

故曰樂觀其深矣省西領切稱去聲

鄭氏曰等差也各用其才之差學之廣謂增習之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繩猶度也小大謂高聲正聲之類也終始謂始於宮終於羽以象事行宮為君商為臣是也皆形見於樂謂同聽之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親孔氏曰先王欲稽之度數制之禮義非教不可故立之學等文采謂樂之宮商相應若五采成文也先王制樂以化民由樂聲調和故親疏之禮見於樂以樂聲有清濁高下故貴賤長幼見於樂以樂聲有陰陽律呂故男女之理見於樂也長樂陳氏曰節奏文采均聲之飾始博而終約始博之節奏不可以不廣終約之文采不可以不省以繩德厚則能使人復性之靜而不逐物之動又有窮人欲滅天理之有律述此者也比輔此者也樂之體固有小大用固有終始述以小大之稱則大小相成

而無輕重之不等輔以終始之序則終始相生而無先後之  
不倫以此象乎事行則越之聲音形之動靜一先一後而親疏之  
象事行以為行則越之聲音形之動靜一先一後而親疏之  
理存焉一上一下而貴賤之理存焉一先一後而親疏之  
存焉一於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耶山陰陸氏曰樂觀其  
豈不厚於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耶山陰陸氏曰樂觀其  
深矣若季扎觀樂是也輔氏曰觀乎樂則發人者深  
矣沈氏曰深言其妙而難知觀若大觀在上之觀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

則禮慝而樂淫慝士德切

鄭氏曰遂猶成也慝穢也孔氏曰敝謂勞敝煩謂煩擾陰陽  
之氣衰亂故生物不得遂成慝惡也淫過也世道衰亂上下  
無序故禮慝男女無節故樂淫以上三事皆喻禮慝樂淫也  
馬氏曰土敝也水煩也氣衰也所以喻世亂也草木不長魚  
鼈不大生物不遂所以喻禮慝樂淫也

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在安慢易以犯節流酒以忘本廣則

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易以鼓切  
酒綿鮮切

鄭氏曰廣謂聲緩狹謂聲急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  
其所孔氏曰朋淫於家是慢易以犯禮節淫酣肆是流酒  
以忘根本廣謂節奏疏緩多有姦淫之聲狹謂音促則感人  
思其情欲條達也暢舒也賤謂棄而不用也山陰陸氏曰廣  
失之無法狹失之不通感動之微也詩云無感我悅兮或言  
感或言滅相備也方氏曰哀而不莊故慢易以犯節樂而不  
安故流酒以忘本慢則無所敬易則無所戒故犯節流則不  
知止酒則有所溺故忘本廣固足以有容所容者姦聲感人  
則逆氣應之矣狹固足以有思所思者樂得其欲則以欲忘  
道矣平則條而有理和則暢而能通長樂陳氏曰感動條暢  
之順氣而殄滅和平之也澄曰哀則不譎狎宜莊也而乃不莊  
樂則不危險宜安也而乃不安不莊故至於慢易不安故至於流酒

右樂言第二今本第五鄭目錄第四史記第六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和胡臥切分去聲

孔氏曰姦聲感於人而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淫樂遂興紂作靡靡之樂是也正聲感動於人而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則和樂興若周室太平頌聲作也聲感人倡也氣應之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惡和是倡和有應也回謂乖違邪謂邪辟言乖違邪辟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善歸善分惡歸惡分也善惡各歸其分是萬物之情理各以類自相感動也方氏曰聲之感人自外而入氣之應聲由中而出氣之作也不可得而見及其成也乃形見於樂由其所感者異故其所應者亦異所應者異故所興者亦異此君子慎其所以感之者單出為聲比音而樂之然後為樂聲感於上而樂應於下回則有在邪則有三又或曲或直焉此言其聲之別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

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

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方氏曰情者性之欲反情所以復其性類者人之善比類所以資諸人反情於內故足以和其志比類於外故足以成其行李氏曰反情以和其志以內脩內者也比類以成其行外治外者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以外治內者也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以內治外者也夫如是則耳之綦聲目之綦色鼻之綦臭心知百體之綦快莫不順而無逆正而無邪矣故曰耳目鼻口皆由順正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毛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鄭氏曰奮猶動也著猶成也孔氏曰謂動發心志以聲音文飾聲音以琴瑟振動形體以干戚裝飾樂具以羽毛旄隨從者樂以簫管用以奮動天地至德之光則神明來降感動四時氣序之和謂風雨順寒暑時以著萬物之理萬物得其時也

長樂陳氏曰聲音為德音之音琴瑟為德音之器干戚為武  
德之容也羽旄為文德之容也從以簫管而為備成之樂則  
性術之變盡矣方氏曰如上所言然後可以作樂故此極言  
作樂之事聲音者心所生故言發琴瑟者樂之器故言文干  
戚所以為武故言動羽旄所以為文故言飾簫管作於堂下  
故言從至德者天地陰陽之德也由樂之德輝有以奮之故  
其光不滅四時先後以相濟由樂之德音有以動之故其和  
不乖馬氏曰在巳則奮至德之光在天則動四氣之和在地  
則著萬物之理山陰陸氏曰奮猶發也若大  
章所以發堯德之光大韶所以發舜德之光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

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

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還音

鄭氏曰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鍾鼓也周旋象風雨謂五者  
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  
不失正也清謂琴宥至應鍾濁謂黃鍾至中呂方氏曰清明  
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

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象四時周旋者樂之節故象風雨合之以祝樂之始也止之  
以故樂之終也既備乃奏樂之固也以反為文樂之還也  
鄭氏曰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也孔氏曰樂  
行而倫類清美矣人聽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變移淑惡  
之風改革昏亂之俗而天下皆安矣張子曰正樂既行故人  
倫之道清不視聽姦亂故視聽聰明口鼻心知百體皆由順  
正故血氣和平風移俗革移是移徙之名易是改易之  
稱易前之惡俗從今之善俗上行謂之風下習謂之俗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  
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鄭氏曰道謂仁義欲謂淫邪也孔氏口以道制欲則意得  
歡樂而不有昏亂以欲忘道則志慮迷惑而不得歡樂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

觀德矣鄉許亮切

黃氏曰反情以和其志則以道制欲  
廣樂以成其教則以道制人之欲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  
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

鄭氏曰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然無此本於內則不能為樂  
也孔氏曰德在於內樂所以發揚其德故樂為德之光華也

非器無以成樂故金石絲竹為樂之器也詩謂言辭說其志  
歌謂音曲以歌咏其言辭之聲哀樂在內必形於外故以舞

振動其容樂之體有此三者輔氏曰端猶孟子所謂四端也  
華即下文所謂英華也德出於性故德者性之端樂以章德

故樂者德之華也樂之氣謂  
和氣也樂曰陽來豈無氣乎

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  
可以為偽

孔氏曰情深謂思慮深遠文明謂情由言顯志意蘊積在中  
故氣盛內志既盛則外感動於物故變化神通也氣盛謂手

舞足蹈是也化神謂動天地感鬼神也和順積於心中言辭  
聲音發見是英華發外也此擷正樂若善事積於中則善聲

見於外惡事積於中則惡聲見於外若心惡而望聲之善不  
可得也故云唯樂不可以為偽方氏曰情深氣盛則樂之和

順積於中文明化神  
則樂之英華發於外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  
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

鄭氏曰文采樂之威儀也孔氏曰自此至反始也廣明舞之  
義理與聲音相應心動而有聲聲成而為樂是樂由心動而

成也樂本無體由象而見是聲為樂之形象聲無曲折則大  
質素故以文采節奏而飾之動其本則心之動也樂其象則

亦樂之象也治其  
飾則亦聲之飾也

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  
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



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

生民之道樂為大焉見賢通切

鄭氏曰先鼓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衆也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再始以著往武王除喪至盟津之  
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武舞再更始以明伐時再  
往也復亂以飾歸謂鳴鏜而退明以整歸也奮疾謂舞者也  
極幽謂歌曲也孔氏曰方謂方將欲舞積漸之意也亂治也  
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也象武王伐紂既畢整  
飾師旅而還歸也夜疾也謂舞者奮迅疾速而不至大疾歌  
者坐歌不動是極幽靜而聲發起是不隱也世多違背道理  
武王獨能樂其志意不違厥其仁義之道謂恒以道自將也  
既不違厥道理又能備舉而行之以利天下不私自恣已之  
情欲也情見謂武王伐紂之情見於樂也義立謂武王伐紂  
之義興立也觀其樂終則知武王道德尊盛也君子謂在位  
者小人謂士庶之等君子觀武王之樂德類如此則好行善  
道小人觀武王之樂則亦聽伏已之愆過也生養人民之道  
樂最為大特舉武王之樂者以其利益最深餘樂莫及故也  
長樂劉氏曰大武之作先進三少以見其慎伐之方也終而

又始所以法天之行往無不利也復其位以自治所以警飭  
其民歸其有極也武王伐紂德有極於幽微而舞亦象之不  
隱蔽也獨樂其志所以嗣文王而行堯舜之道也天下之民  
携老挈幼以歸之而不厭其道之謂也而皆象之以舞焉備舉  
二帝三王之道脩而兼用之求以盡斯民之性也不私武王  
之所欲也方氏曰方者舞之位舞有四表皆自南北出故言  
方作始之未始舞始而北出再始則周而復始也始為往  
終為復始至於再則往之義著矣治亂之謂亂舞亂皆坐復  
亂則還而治亂故也往為出復為歸亂至於復則歸之事飭  
矣故言飭廬陵胡氏曰再始謂每曲一終更發始為之凡再  
更發始也長樂陳氏曰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志  
以道寧也備舉其道不私其欲以道制欲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

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施始鼓切

鄭氏曰施言樂出而不反禮有往來也自由也孔氏曰禮樂  
之別報施不同作樂使衆庶皆聽之無反報之意但有恩施  
而已往而不來非禮也故禮者言報也若武王民樂其由武  
功而生王業即以武名樂以受施處立名也若祭后稷報其

王業之由是禮有報也章德報情又覆說報施之意言樂施而不報是章明其德也禮有恩則報以人意言之謂之報情以父子祖孫言之謂之反始其實一也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緣悅

鄭氏曰贈諸侯謂來朝將去送之以禮孔氏曰此明禮報之事諸侯守土來朝天子天子以此等物報之不明樂施者其事易知故畧之大輅金輅也據上公及同姓諸侯若異姓則象輅四衛則華輅蕃國則木輅而受於天子摠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據上公言之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寶龜之中並以青黑為緣天子既與之大輅龍旂及寶龜占兆又從以牛羊非一故稱羣方氏曰輅即路也此言大輅即金輅以其贈諸侯者無大於此也玉輅則以祀而不以封焉牛羊者燕饗之所用則用之未非所先焉故曰從之

右樂象第三今錄第六目錄第八史記第七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行戶剛切

鄭氏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風也民勞則德薄鄭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鄭相去近舞人多也謚者行之迹也孔氏曰五弦謂無文武二弦唯宮商等五弦也案世本神農作琴今云舜作者特用琴歌南風始自舜或五弦始舜也舞處之綴一但人多則去之近人少則去之遠觀其舞之遠近則知其德之薄厚由舞以表德也又以謚比舞聞謚之善不知其行之好惡也長樂陳氏曰賞諸侯以樂前此無有也此則因夔故以始制言之方氏曰樂所以象德諸侯有養民之德者則賞之故夔始制樂以賞諸侯之有德也惟德盛人所從者衆則其教尊而人事脩人事脩則天時應故繼之以五穀時孰德盛教尊則養其心者至矣五穀時孰則養其形者至矣諸侯之養民如此天子賞之以樂

也。不亦宜乎。輔氏曰：南風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舜為天子而歌此為樂，則諸侯之君民者亦當法舜之德。體南風之意以長養其民，故夔因其歌而寫之於金石。絲竹當時諸侯之有養民之德者，則以樂賞之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鄭氏曰：大章堯樂名也。咸池黃帝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韶舜樂名也。夏禹樂名也。殷周之樂盡矣。言盡人事也。石林葉氏曰：備者德之全也。盡者聲之極也。澄按：此指是言堯舜禹湯武五代之樂。鄭氏以咸池為黃帝樂名，非也。考周官大司樂黃帝樂名大卷，又名雲門，則此所謂大章所謂咸池皆堯樂名也。故周官名堯樂為大咸，若使咸池果為黃帝之樂，則豈可次於大章堯樂之後哉。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事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後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方氏曰：往來應期之謂時，多少得所之謂節。寒者久之氣，暑者夏之氣，故言時風雨則散潤於四時之間而已。故言節氣所傷為疾，食不足為饑。氣由寒暑而運，故不時而疾，食由風雨而成，故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欲其得時故也。事者民成疾乎，故曰傷。世事故也，且教以經世，苟或不時，何異風雨之致饑乎。故曰無功。鄭氏曰：以法治以樂為治之法，行象德民之行，順君之德也。孔氏曰：以法治者樂善則治得樂，不善則治乖前。文教不時，事不節是也。人君教化美善，則民法象君德。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

夫音扶，綴知劣切。鄭氏曰：以穀食犬豕曰豢，為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饗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酌以致獄訟也。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

喻多綴猶止也制禮以教天下所以綴止淫邪也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分扶切

鄭氏曰大事謂死喪也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事之大者必有禮以樂之死亡於事之大者必有禮以哀之於福之大者必有禮以樂之於禍之大者必有禮以哀之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鄭氏曰著猶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孔氏曰樂本從民心來故感動人深風謂水土之風氣有舒疾剛柔俗謂君上之情欲有好惡趨舍用樂化之故惡風移改弊俗變易方氏曰君上所化謂之風民下所習謂之俗遷此之彼為移更大有為無曰易應氏曰自一獻百拜而終曰不得醉以至大事大福哀樂有分皆以禮終蓋因事之風雨以謹夫教之寒暑也百拜以禮綴淫禮以禮哀樂以禮無非禮也而曰著樂之教蓋禮樂初無二理禮不節則樂不流如風雨不爽則寒暑不成矣著謂尊尚而表顯之也

### 有樂施第四目錄第三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方氏曰樂之所可變者文情則不可變蓋情主於和而有常也禮之所可易者制理則不可易蓋理主於節而有定也鄭氏曰統同同和合也辨異異尊卑也管猶包也孔氏曰樂主和同則遠近皆合禮主恭敬則貴賤有序人情不過於此是

包管於人情也應氏曰禮樂之說荀子說字作統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傾天地之情達

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疑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去起呂切 傾音負

長樂陳氏曰窮人心之本知聲音之變樂之情也誠者性之

德偽者情之賊著誠去偽則全於天真而不汨於人偽禮之

經也禮釋回增美質領惡而全好與此同意鄭氏曰傾猶依

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疑成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領猶理

治也孔氏曰禮出於地尊卑有序是傾依地之情樂出於天

遠近和合是傾依天之情禮樂出於人心與神明和會故云

達神明之德用之以祭故能降出上下之神謂降上而出下

也又能正其萬物之大小之形體理治父子君臣之節樂使上

下相親禮定貴賤長幼是領父子君臣也朱子曰禮之誠便

是樂之本樂只是此體周流禮則兩個相對著誠與去偽也

禮則相刑相剋以此剋彼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樂如晝

夜之循環環陰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論其

本則一只是禮則有誠有偽須以誠剋去偽則誠著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

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觝生蟄蟲昭蘇羽者

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殍則樂之道歸焉爾

訢音熹煦許具切嫗於具切區古侯切觝古伯切伏扶又切鬻音育殍音獨殍呼閔切

鄭氏曰訢讀為熹熹猶蒸也氣曰煦體曰嫗屈生曰區無觝

曰觝昭蘇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為曉更息曰蘇孕任也鬻生

也內敗曰殍殍裂也孔氏曰大人舉用禮樂則天地協和生

養萬物為之昭著但天地訢合以下唯論樂不論禮記者主

在於樂樂功既爾禮亦同也熹謂蒸動樂能感動天地動之氣

使下降上騰也言體謂之天地言氣謂之陰陽天地動作則

是陰陽相得也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是天氣覆而地嫗

育也草木擡其成體故云茂區萌據其新生故云達區者鈞

曲而生出菽豆是也羽翼謂飛鳥之屬皆得奮動角觝謂走

獸之屬悉皆生養觝謂角外皮滑澤者鹿角之屬是也蟄伏

之虫埋藏其體近於死今得昭蘇以闇而遇曉死而更息也  
長樂陳氏曰胎生無內敗之殯卵生無外裂之殯方氏曰歸  
言歸功於樂也故曰樂之道歸焉耳山陰陸氏曰區讀如字岐別  
起於樂也故曰樂之道歸焉耳山陰陸氏曰區讀如字岐別  
為區莊子曰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益萌一而區二若今茶言  
一鎗二旗是也輔氏曰區萌當如字陸氏說優已成曰茂已  
生曰達姬伏孕鬻已遂者得孳胎不殯卵不殯未生者得生  
非樂不能使之然故歸之於樂之道焉耳盡辭也金華邵氏  
曰歸焉者謂此可歸之於樂而不可歸之它也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  
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  
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  
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

鄭氏曰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本著誠去為樂本窮本知變  
辨猶別也正也弦謂鼓琴瑟也後尸居後贊禮儀此言知本

者尊知末者卑孔氏曰此明禮樂有本本貴末賤黃鍾以下  
唯是樂器播揚樂聲非聲之本故童者舞之鋪筵席而下所  
以飾禮是禮之大末節故有司掌之北面鼓弦言其處卑也宗  
謂宗人祝謂大祝但辨曉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商祝為  
習尚禮而為祝者但辨曉死喪擯相之禮故  
在主人之後皆知禮末節故位處卑賤也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  
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鄭氏曰德三德也德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  
位在下也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為治法孔氏曰以道德成就  
故在上則君上及主人之屬藝術成就故在下如樂師之屬  
行成則德成矣德在內而行在外也事成則藝成矣在身謂  
之藝听為謂之事人有多少少品題先王因其  
先後使尊卑得分乃可制禮作樂以班天下

右樂情第五今本第七目錄第六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

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鄭氏曰同謂協好惡異謂別貴賤流謂合行不敬也離謂析居不和也合情飾貌欲禮樂並行斌斌然也孔氏曰勝猶過也樂過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禮過殊隔而無和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之愛唯禮樂兼有所以為美合情謂樂也樂和其內是合情也飾貌謂禮也禮以檢跡於外是飾貌也二者無偏是禮樂之事也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鄭氏曰等階級也孔氏曰義宜也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文謂聲成文也樂文諧同則上下自和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政教均平矣用仁以愛民用義以正暴慢用爵賞以舉賢良則政教均平矣用仁以愛民用義以正暴慢用爵賞以舉凡五事也張子曰言禮樂刑政既均又須仁以愛民義以正民陸氏曰所謂民治仁義而已輔氏曰行即達也民治行謂

治民之道達于下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

易大禮必簡易以鼓切

鄭氏曰由中出和在心也自外作敬在貌也文猶動也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輔氏曰樂由中出原其始也禮自外作論其形也原其始則樂本於靜論其形則禮必有文靜則必形於動文則必有其本自靜而為動故易自文而反本故簡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鄭氏曰至猶達也行也賓協也試用也孔氏曰樂行於人由於和故無怨禮行於民由於謙敬故不爭民無怨爭則君上

無為但揖讓垂拱而天下自治其功由於禮樂故云禮樂之謂也暴民凶暴之民不作不動作也天子於禮樂如此則禮行者言天子若能使海內如此則樂不至是禮樂與行也樂云達禮云行者互文也長樂陳氏曰樂不至不可以言極和禮不至不可以言極順內極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樂以治內為同禮以脩外為異同則相親而無怨異則相敬而不爭方氏曰至則無以復加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則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然後百姓無患天子不怒此皆和之所致故曰如此則樂達矣父子固得親矣禮則合之長幼固有序矣禮則明之父子得其親長幼得其序四海之內皆相敬此皆節之所致故曰敬如此則禮行矣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鄭氏曰同和同節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不失謂不失其性祀天祭地謂成物有功報焉明則有禮樂教人者也幽則有

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孔氏曰鄭注氣解同和數解同節天地氣和而生萬物大樂之體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與天地同和也是與天地之形有高下大小之限大禮辨尊卑貴賤與天地相似是與天地同節也故能生成百物不失其性節故有尊卑上下祀天祭地相生成之功也聖人能禮樂與天地同和節又於明則尊崇禮樂以教人幽則尊敬鬼神以成物則四海之內合其敬同其愛也馬氏曰鬼神者往來乎天地之間以和以節而生萬物者聖人則合天地之化輔天地之宜而制禮作樂以樂於人禮者別宜居鬼以從地而近於鬼樂者敦和率神以從天而近於神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合敬之效見於彼朱子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鬼神一義禮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

王以相洽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鄭氏曰洽猶因述也或作緣事與時並舉事在其時也名與功偕為名在其功也孔氏曰尊卑有別是殊事俱行於禮是



合敬宮商別調是異文無不歡愛是合愛禮樂之狀質文雖異樂情主和禮情主敬致治則同明王所以相因述言前代後代同禮樂之情因時質文或有損益故云以相洽也公謂因而改革也事與時並明禮名與功偕明樂事謂聖人所為之事與所當之時並行名謂樂名偕俱也言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俱作也聖王雖同禮樂之情因而脩述但時與功不等故禮與樂亦殊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揚襲禮之文也

鄭氏曰綴謂鄼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孔氏曰周旋謂行禮周回曲旋也揚袒上衣而露褻也襲謂揜上衣也禮盛者尚質故襲不盛者尚文故褻方氏曰管在堂下磬在堂上羽籥文舞所執干戚武舞所執屈伸舞者之身容俯仰舞者之頭容綴兆其位也舒疾其節也簠簋所以盛地產俎豆所以薦天產制度者文章之法文章者制度之飾升降言其行

上下言其等周旋言其容揚襲言其服禮樂之文與器畧見於此矣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鄭氏曰述謂訓其義也孔氏曰禮樂之情能窮本知變著誠去偽故量事制宜而能作也禮樂之文謂屈伸俯仰升降上下既知其文故能訓說禮樂義理不能制作禮樂也應氏曰創新開始曰作所以察事物之幾微而建立其規模制度襲舊成終曰述所以因前古之遺緒而脩明其遺闕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鄭氏曰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取法天地也過猶誤也暴失文武之意孔氏曰樂調陰陽是天地

之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樂主於陽是法天而作禮主於陰是法地而制聖人識合天地則制作不誤若非聖識則必誤誤制禮則尊卑混亂誤作樂則樂體違暴夫文武之意謂文樂武樂雜亂也馬氏曰明於天地然後興禮樂者所謂作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

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鄭氏曰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質猶本也孔氏曰此明禮樂文質不同事為有異樂主和同在心則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故為樂情在貌則欣喜歡愛故為樂事內心中正無有邪辟是禮之本質也外貌莊敬謙恭謹慎是禮之節制也平周氏曰論倫而無患者言其和歡愛者樂之情也中正而無邪者言其中則禮之質也欣喜歡愛者樂之所司故曰樂之官也莊敬恭順者禮之所裁故曰禮之制也金華邵氏曰情實也官職也有此實則有此職質者本也制者文也有此

此本則有

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夫音扶

鄭氏曰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孔氏曰施於金石越於聲音明樂也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禮也馬氏曰情官質制四者雖不同而其一樂皆不出於一人之身若夫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不獨在於一人之身而與天下共之也

右樂論第六今本目錄史記並第二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

千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

辯薄莧切又音遍

鄭氏曰功成治定同時爾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辯備也千戚之舞非備樂者樂以文德為備若成池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孰亨而祀非達禮者達具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

貴氣臭也孔氏曰樂云作禮云制者作是動用制是截斷功治有大小故禮樂亦應以廣狹也樂備謂文德備具不備謂千戚之舞禮具則血腥而祭不具謂孰身而祀周樂千戚之舞非如舜時文德之備樂也後世孰身牲體而祭祀非如五帝血腥之達禮也

五帝殊時不相汙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

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粗音

鄭氏曰不相汙襲言其有損益也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侈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倦略敦厚也孔氏曰汙因也五帝三王禮樂之情則同明王以相汙襲也樂好而不止論禮樂之迹損益有殊隨時而改故不相汙襲也樂好而不止放蕩奢佚物極則反樂去憂來又煩手淫聲惱埋心耳則憂感生也禮勞而不堪既生懈倦則致粗略偏謂倦略不周備也及夫厚重於樂知止而無至於憂行禮安靜委曲備具不至倦略唯大聖之人能如此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

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長切

鄭氏曰禮為異樂為同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孔氏曰禮以裁制為義故特加制字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義主斷割禮為節限故義近於禮劉氏曰高下散殊各有尊卑小大是天地之道亦有禮制行於萬物也升降交感流行而不息陰陽合同而品彙化生是天地之道亦有和樂興於自然也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

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純敦音

鄭氏曰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居鬼謂居其所為亦言循之也官猶事也天地各得其所方氏曰和言氣老子所謂沖氣以為和是也宜言物易所謂象其物宜是也氣固有所謂沖氣以為和是也厚物固有宜矣禮則別之使辨和既敦則莫不循其禮而無所屈故能率神宜既別則莫不安其處而有所歸故能居鬼神者陽之盛而天以陽為德則樂之敦和率神所以從天鬼者陰之盛而地以陰為德則禮之別宜居鬼所以從地聖人以樂之從天也故作為聲

音以應天之陽以禮之從地也故制為文采以配天之陰於樂言應於禮言配內外之別也馬氏曰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則禮樂明備而天地各當其位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別彼列切

鄭氏曰卑高謂山澤也孔氏曰君臣尊卑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卑也動靜謂雷風動散有常也小大謂草木春生秋殺昆蟲夏生冬伏大謂方謂走蟲禽獸之屬各以類聚不相雜也物謂殖生若草木之屬各有區分自殊於無心靈故云物也萬物於各有區分性命之別聖人因此制禮類族緣物各隨性命也成象日月星辰也成形植物動物也聖人制禮是從天地之分別也鄭注易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夫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齊子兮切蕩大儻切煖許袁切

鄭氏曰齊讀為躋躋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也奮迅也百化百物化生也孔氏曰地氣上升故天氣下降與地氣交合積氣從下升在樂象氣故先從地始形以上為尊在禮象形故從天為初相摩謂陰陽二氣相迫切相蕩謂天地之氣相感動萬物以氣生而未發用雷霆以鼓動之得風雨奮迅而出也動之以四時者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也煖之以日月者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煦之自雷霆至日月皆天地相蕩之事百物化生由此作樂者法象天地之和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鄭氏曰辨別也升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孔氏曰樂以法天化得其時則物生不時則物不生天之情也禮以法地男女有別則治興無別則亂升地之情也張氏曰天地之情隨禮樂得失而應之然樂是氣化故云害物禮是形教故

言亂人也長樂陳氏曰化不時則不生以天地明人事也男女無別則亂升以人事明天地也馬氏曰化貴其和春先夏秋先冬亦未嘗不貴其別也男女貴其別兄弟睦夫婦和亦未嘗不貴其和也此互文以見意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

鄭氏曰極至也蟠猶委也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

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樂著直畧切大音泰

鄭氏曰樂著大始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著不息著不動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孔氏曰樂象於天天為生物之始是樂處大始禮法於地地稟天氣而成於物是禮居成物顯著明白運生不息者是天也顯著養物不移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動物飛走蠢動感天之陽氣也靜物安伏止靜感地之陰氣也一動一靜天地間所有百物也動則動物

及雷風日月之屬也靜則植物及山陵之屬也記者引聖人語云此一章是禮樂法天地也離而言之則樂靜禮動若禮樂合用事則同有動靜如天地之間物有動靜也應氏曰自天高地下至此一章本上繫之文夫子所以明易也而以是發明禮樂之理非明聖者深究乎天地之蘊而有見於禮樂之用未能及此

右樂禮第七今本史記第三目錄第五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貳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易去聲

鄭氏曰致猶深審也子讀如不子之子油然新生好貌也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

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樂由中出，故治心躬身也。禮自外作，故治身鄙詐。入之謂利欲，生易平易也。孔氏曰：易謂和易，直謂正直。子謂子愛諒，謂誠信。油潤澤之貌，言樂能感人，使四善之心生，心思利欲，則形勞神苦，善心既生，則利欲寡。少情性和樂安而不躁，又則人信之，如天畏之。如神，天有四時不失，故云信神。是人所敬畏，故云威。內心莊嚴恭敬，則人懼之。嚴肅威重，也不致禮治躬而外貌不莊，嚴恭敬則輕詐。偽之心入於內矣，不致禮治躬而外貌不莊，嚴恭敬則輕詐。急慢之心入於內矣，李氏曰：不中則鄙，不樂則詐，不莊則易。不敬則慢，不和則不樂，不莊不敬，生者生于內也。鄙詐慢易者，入于外者也。朱子曰：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近是。天謂體性自然，神謂神妙不測，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一字正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本有，然心既為所奪而得以為主於內。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

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

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措音

鄭氏曰：德輝，顏色潤澤也。理，容貌之進止也。孔氏曰：樂能感人，故極和禮以檢貌，故極順。內和而色和，故民不與爭。外順而貌順，故民不生易。慢樂以和心，故德輝發於內而民莫不承聽。奉從禮以治貌，故禮發見於外而民莫不承奉。敬順聖王若能詳審極致禮樂之道，舉而措置於天下，悉皆敬從，無復有難為之事也。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

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

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

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報音

鄭氏曰：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進謂自勉強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放淫於聲樂不能止也。

報讀為衰衰猶進也得讓曉其義知其吉凶之歸其義一謂  
俱趨立於中不銷不放也孔氏曰禮既減損若不勉強自進  
則禮道銷衰樂主盈滿不自抑損則樂道流放朱子曰禮主  
其減者禮主於樽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  
始得故以進為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  
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為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  
又曰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  
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  
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鄭氏曰免猶自止也人道人之所為也性術言此出於性也  
盡於此不可過孔氏曰樂是人之所為也性術言此出於性也  
也內心歡樂見於聲音則嗟嘆永歌是也形見於動靜則手  
舞足蹈是也是人道自然之常術謂道路變謂變動言聲音  
動靜是人性道路之變轉竭  
盡於此不可過於此度也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能耐音

鄭氏曰形聲音動靜也耐古書能字孔氏曰此人自然之性  
有喜樂既形於聲音動靜而不依道理或歌舞不節俾畫作  
夜不能無淫亂之事以至亡國喪家也  
朝氏曰形而不為道鄭衛之樂是也

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  
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  
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鄭氏曰流猶淫放也息猶銷也方道也孔氏曰先王恥惡其  
亂故立正樂以節之也制為雅頌之聲作之有節使人愛樂  
不至流逸放蕩也文謂樂之篇章言樂德深遠論量義理而  
不可正息也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瘠謂  
省約廉謂廉稜肉謂肥滿凡聲音之宜或須繁多肉滿謂靡  
大也或須瘠小廉瘦謂細小也凡樂器大而弦麤者其聲鴻  
罷小而弦細者其聲殺也節奏謂或作或止則奏之止則節  
之言聲音之內或曲或直或繁或瘠或廉或肉或節或奏隨  
分而作以會其宜使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既節之以雅  
頌又調之以律呂貌得其敬心得其和故放心邪氣不得接

於性情矣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志切

鄭氏曰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孔氏曰人聲雖一而所感有喜怒哀樂之殊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比八音之物以飾音曲之節或奏作或節止以成其五聲之文合和父子君臣者上文和敬和親是也附親萬民上文和順是也應氏曰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精審密察於衆理之中以求其當守一以

凝定其和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

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

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詘音屈要平聲行戶剛切

鄭氏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命教也紀總要之名也孔氏曰雅以施正道頌以贊成功德之則淫邪不入故志意得廣也干戚是威儀之容俯仰詘伸謂動止以禮故容貌得莊敬也依其綴兆故行列得正隨其節奏故進退得齊樂感天地之氣是天地之教命樂和律呂之聲是中和紀綱總要之所人感天地而生又感陰陽之氣樂既合天地之命協中和之紀感動於人是人情不能自免也周氏曰樂能官天地故曰天地之命又人道中和故曰中和之紀大而命天地小而紀中和而其歸於樂則一而已所謂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

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

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鈇方夫切



鄭氏曰儕猶輩類喜怒節之以禮樂則兆民和從而畏敬之  
孔氏曰樂以飾喜非樂不樂是喜得儕類鈇鉞飾怒非怒不  
橫施鈇鉞是怒得其儕類非善不喜故天下和之非惡不怒  
故纍亂者畏之上論樂章末兼云禮樂者以此章首總兼禮  
樂故以禮樂結之長樂陳氏曰禮有五軍居一焉以飾喜為  
樂則飾怒為禮矣先王之於喜怒未嘗容私皆得其儕焉由  
是知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

右樂化第八今本第十目錄第七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  
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嘆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  
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  
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  
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

荒矣子曰唯丘之間諸莠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憲音

鄭氏曰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衆也病猶憂也以下得衆  
心為憂憂其難也咏嘆淫液歌遲之也恐不逮事逮及也事  
戎事也及時事時至武事當施也致右憲左致謂膝至地也  
憲讀為軒聲之誤也非武坐言武之事無坐也非武音言武  
歌在正其軍不貪商時人或說其義為貪商也有司典樂者  
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而時人妄說也莠  
弘周大天孔氏曰賓牟姓賈名初論它事次及於樂問是孔  
子對是賓牟賈五問五答但三答是二答非夫發語之端孔  
子問作樂之前先擊鼓備戒其衆備戒之後久始作舞何也  
賈答武樂今舞者久不即出是象武王伐紂憂不得衆心此  
答是也孔子又問欲舞之前其歌聲吟詠之長嘆之其音連  
延而流液不絕吟思遲遲是貪羨之貌何也賈答象武王伐  
紂恐諸侯不至不及戰事此答是也孔子又問初舞之時手  
足即發揚蹈地而猛厲故云已蚤賈以為象武王及時伐紂  
戰事此答非也下云發揚蹈厲大公之志故知非也孔子又  
問武人何忽有時而坐以右膝致地左足軒起何也坐孔子又  
致至也軒起也賈答此非是武人之坐以武法無坐也此答  
亦非下云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故知非也孔子又以時人之

意問賈云奏樂何意有貪商之聲淫貪也孔子大聖應知其非此是知非而故問也賈以武王應天從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聲故言非武音也孔子因問貪商之歌何音也賈答典樂者失其傳若非失其傳是武王荒蕪遂有貪商之志也諸於也吾子相親之辭輔氏曰賈五答皆是賈益當時之知樂者也故孔子與之言及樂而以武樂問之此亦與人為善一端聲受辭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

也語魚據切女音汝六音泰

鄭氏曰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也綴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武舞象戰鬪也亂謂失行列也夫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孔氏曰賓牟賈前所

答孔子之問雖為孔子所許賈猶有不曉者故復請問於孔子也免席避席也既聞命謂既為孔子所許也問備戒又立於綴亦是遲而又久何意如此孔子為賓牟賈說其將舞之意言作樂所以放象其成功舞人摠持干盾以正立似山而不動控也舞人發揚蹈厲象大公威武鷹揚之志輔氏曰賈五答而夫子唯之以一言初未嘗有所辨明也而賈乃起敬免席而請者蓋溫良恭儉讓之德容有以感動之也賈禮恭辭遜可與之言故夫子使之居而語之然賈知其一未知其二故孔子因而發之三句說盡武樂之義此蓋孔子之所自得者若其得於長弘者則與賈之言合方氏曰亂謂治其行列之亂大公之志即武王之志也以武莫若周召故繫之以大公周召之治即武王之治也以文莫若周召故繫之以周召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威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夫音扶復音伏綴

知劣切分扶問刃鄭氏曰成猶奏也每奏五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

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

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

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克也凡六奏以充武

樂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也駟當爲四

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

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

也久立於綴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孔氏曰武始而北出者

謂初舞位最在於南頭從第一諸侯也北出次及第二復綴

以崇者謂最在南第一初舞之時從此位北出至六成還

反復此位六奏其曲武樂充備是功成大平周德充滿於天

下也作武樂時每一奏中而四度擊刺象武王之伐紂四伐

也盛威於中國者象武王之德盛大威武於中國也熊氏云

前云三步以見方此是一成也作樂第一成而舞象武王北出

觀兵也作樂再成舞者從第二成也至第三成而舞象武王滅商則

與前亦再始而著往爲一也三成謂舞者從第三成至第四

位極北而南反象武王克紂而南遷也四成謂武曲四成舞

者從北頭第一成謂從第二成至第三成謂南頭初位舞者從

於是疆理也五成謂從第六成復綴以崇者綴謂南頭初位舞者從

居左召公居右也六成復綴以崇者綴謂南頭初位舞者從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家語文長樂陳氏曰先儒謂立四表於郊立廟廷舞人自南  
表向二表為一成自二表至三表為二成自三表至北表為  
三成乃轉而南向自一表至二表為四成自二表至三表為  
自三表至南表為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則又自南而北  
為七成自二表至三表為八成則地祇皆出若九變又自三表  
至北表為九成成人鬼可得而禮焉蓋周都商之西南商都周  
之東北故舞始而北出則至二表矣此著往者也三以見方者也再  
成而滅商則至三表矣此再始以著往者也三以見方者也再  
四表矣家語而南下有反字四成而南國是疆則又自北而  
南至二表矣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至三表矣此復亂  
以飾歸者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則復初表矣此樂終而德  
尊也家語以崇下有其字天子屬上句蓋武始而北出則出  
表之東北以商居東北故也三成而南則入表之西南以周  
居西南故也方氏曰復綴以象功成而還歸成武功歸諸天  
子昭功所以崇之也故曰以崇天子馬氏曰凡樂之作皆所  
以昭天子之德豈特六成之末始崇天子乎應氏曰武樂之  
始終大槩不過乎蚤與久之兩節而已蹈厲之已蚤大將之  
鼓勇也分夾之蚤齊三軍之養勇也備戒之已久不敢輕大  
敵而易進久立以有待不敢迫諸侯而速進敏以趨天時而  
以蚤為貴則動如飄風之不可禦緩以聽人心而已久為貴

則靜如盤石之不可揮一急一緩俱不可偏然六成之舞其  
久之意常勝於蚤者取工人無貪利之心迫而後應不得已而  
後動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  
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  
氏之後於祀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  
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  
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  
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  
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反鄭注音及今讀

孟切復音伏弗復扶又切衅許靳  
切倒丁老切建其展切橐音羔

方氏曰反商謂反商之後政而復之下文所言皆反商政之事也山陰陸氏曰投商之後微子也雖謂之投其實封也澄曰反復也反商謂克殷之後復商盛時之善政也家語作反商之政古文書云乃反商政政由舊鄭注以反為及三恪與夏之後皆言封者本無國而今始代商則置殷之後於宋地俾祀其先王不曰封而曰投者非本無國而今始有國也按史記家語投皆作封又按荀子武王封微子於宋蓋祀宋同時而封故朱子詩傳亦以微子為武王所封史記及尚書序謂武王初封武庚及武庚以叛誅始封微子非也武庚罪人之子豈當封武王誅紂在天下公義則為天討在武庚私情則為不共戴天之讐豈當使之受封也聖人處事必當人情合天理決不如是惟荀子所言與此樂記合使之行商容家語之連上句讀謂釋箕子而使之為臣亦非也張氏某曰今衛州所理汲縣即牧野之地藺幽州縣也陳陳州宛丘縣故陳城祀汴州雍丘縣濟河而西武王伐紂事畢從懷州河陽縣南度黃河至洛州從洛城而西歸鎬京也鄭氏曰反當為及及商謂至紂都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舉徙之辭也積土為封封比于墓崇賢也行猶視也賢者

所處皆令反其居也弛政去其紂時苛政也倍祿復其紂時薄者也散猶放也桃林在華山旁甲鎧也衅釁字也包于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為鍵兵甲之衣曰橐鍵橐言閉箴兵甲也孔氏曰未及下車言封之速也二王之後其禮大故待下車而封之倍祿庶士祿薄者倍益之以血塗物為釁也倒載干戈而還鎬京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國不與常同也虎皮武猛之物也用此虎皮包裏兵器示武王威猛能自制服天下兵戈或以虎皮有文欲以見文止武也封將帥之士為諸侯者以報其勞賞其功也鍵籥牡也橐兵鎧之橐也言鎧及兵戈悉橐韜之置於府庫而鍵閉之故云名之曰建橐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五者

天下之大教也

左射右射食亦切禕禕支切賁音奔說吐活切食音嗣更古衡切醕音胤

鄭氏曰郊射為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狸首騶虞

之廟為明堂耕籍籍田也三老五更皆老人冕而摠干親在

散軍郊射者還鎬京止武習文也射所以擇士簡德也貫革

所謂革射也革甲鎧也取甲鎧而張之射穿多重為善春秋

傳養由基射穿七札是也既習禮射於學故貫革之射止息

也禕冕者禕之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禕衮冕

以下也虎賁言奔走有力如虎六服更朝故諸侯知為臣之

道王耕籍田以供粢盛故諸侯知敬還國而教也冕而摠干

此冕當驚冕饗先公以饗射養老之類天子親自養老則諸

侯亦然張子曰五更更疑為叟澄曰以狸首騶虞之樂節易

貫革之射以禕冕指笏之禮服而易虎賁之劍此偃武而教

以文也祀上帝於文王廟之明堂而以文王配帝此教以孝

其親也春秋觀此教以臣其君也躬耕籍田以供粢盛此

教以敬神也食三老五更此教以弟長也教固多術而文也

孝也臣也敬也弟也五者為大五者天下之大教也一句今

本在知所以敬之下今按當在此總結上文蓋息貫革之射

與說劍乃文教之一事不可分為二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方氏曰四達者東西南北無所不達也交通者上下內外無所不通也唯其道四達故禮樂得以交通焉周之成功若是

之遲歷時若是之久也則樂之象成亦宜夫遲久矣

右賓牟賈第九史記第十

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

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鄭氏曰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孔氏曰端冕玄冕也凡冕服其制皆正幅袂二尺二寸祛尺二寸故稱端也言古樂何以朴素如彼使人

不貪至於臥新樂何以婉美使人嗜愛不知其倦也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

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

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夫音扶相息亮切

鄭氏曰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

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

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為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桶中

有推孔氏曰古樂進退如一而不參差樂音和正寬廣而無

姦聲弦匏笙簧其器雖多必會合保守待擊拊鼓之類擊鼓

必擊拊始奏樂時先擊鼓舞畢反復亂理欲退之時則擊金

鏡也金屬西方可為兵器故為武鼓主發動象春故為文相

所以輔相於樂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也舞者訊

疾奏此雅器以節之君子於此時語說樂之義理道古亦謂

說古樂之道理也君子既聞古樂近脩其身次及其家然後

平均天下長樂陳氏曰堂上弦之以琴瑟堂下匏之以笙簧

堂上非特琴瑟也又會守拊焉堂下非特笙簧也又會守鼓

焉維清奏象武其文也武奏大武其武也文先之武次之有

安不妄危之意而揖遜征誅之義盡矣干羽之舞雜然並奏

容有夫行列而不治甚疾速而不刺者乎是故治亂以相有

之文明以節之使之和而不流也訊疾

則衆樂待其動而後作也既曰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則

切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雜子女

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儻音儒

蓋謂是矣脩身及家平均天下言雅

發言樂之發見於事者如此平言無

曲歟方氏曰語即大司樂所謂樂語

古之樂故從而道古之事鄭氏釋樂

節即相也周禮笙師掌教春牘應雅

不賓出而春雅欲其醉而不失正也

工舞之奏雅各以其訊疾而

舞而奏雅欲其訊疾而

舞而奏雅欲其訊疾而

舞而奏雅欲其訊疾而

舞而奏雅欲其訊疾而

舞而奏雅欲其訊疾而

舞而奏雅欲其訊疾而

舞而奏雅欲其訊疾而

舞而奏雅欲其訊疾而

舞而奏雅欲其訊疾而

鄭氏曰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竊也濁而不止聲淫亂無以治之擾猶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擾或為優孔氏曰俯謂俯俚曲折行伍雜亂姦邪之聲濫竊不正人所貪弱不可禁止作樂之時及有俳優侏儒短小之人舞戲如獼猴間雜男女不復知有父子君臣之禮既與古樂乖違樂雖終不可語道於古也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鄭氏曰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孔氏曰古樂有音聲律呂今樂亦有音聲律呂是樂與音相近也陳氏曰古以德音謂之樂今以溺音為之則非樂也淫濫之音而已是樂與音固相近而不同也文侯所問在樂所好在音是知音而不知樂直衆庶之見爾方氏曰有音而後有樂則樂與音相近而所以為樂者不止於音故曰近而不同馬氏曰文侯所問雖先王之雅樂而其意之所存者鄭衛之淫聲也此子夏所以言鄭衛之淫聲不足以為樂而可以謂之音而已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

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

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

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

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于文王其

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當丁浪切疾勅覲切莫

于泥切施于以鼓切

長樂陳氏曰當四時不惑各當其分也大當三才之理無適不當也澄曰子夏之意蓋謂樂本於德聖人一心之和合天地而天地順一身之身之和溥萬物而五穀昌萬物皆育特言五穀而民有德一身之和溥萬物而五穀昌萬物皆育特言五穀

昌者以切於民食者言也人之德皆和而無乖戾之徵則疾不作物之氣皆和而無乖戾之象則無妖祥天地萬物同

然一和故曰大當德既克盛然後制禮禮不止一事而父子君臣之倫為大如絲之有紀綱之有綱故曰以為紀綱紀綱

君臣之倫為大如絲之有紀綱之有綱故曰以為紀綱紀綱



先正則樂皆由成理萬目悉張而天下大定禮既秩序然後作  
樂則其樂皆由有德而發為聲音故曰德音六律五聲弦歌  
詩頌言樂之事引詩大雅皇矣篇借義證德音二字言王季  
有莫然清靜之德而發為莫然清靜之音所謂德音者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與夫克順克俾是也王季之德如此比及至於  
文王則其德生知安行而靡有悔靡悔者渾然天成無少乖  
戾也其德者之發為樂音亦猶是春秋左氏傳曰長慶賞刑  
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  
威也文王之德徧服曰順擇善從之曰比鄭氏曰伴當為比施  
後也文王之德徧服曰順擇善從之曰比鄭氏曰伴當為比施  
風雅頌今之六律頌可以引詩言德音而不言樂樂之功頌詩  
此生子夏可語詩之一端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溺音謂溺人之音聞其音能敗壞人如水之能溺  
人也言君之所好乃溺音之音而非德音之音也

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

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

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趨音促數音速敖音驕

鄭氏曰文侯問溺音何從出玩習之久不知所由出也鄭宋  
齊衛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聲也燕安也趨數讀為促  
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孔氏曰濫竊謂男女相偷竊鄭  
國音樂如此是淫邪之志也溺沒也宋音所好唯女子所以  
使人志沒弱也鄭音好濫宋音燕女其事一而為別音者濫  
竊非已儔匹別相淫竊燕女謂已之妻妾燕安而已所以別  
於好濫也四者皆淫於色是衛與齊皆淫聲也而唯云衛音  
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不云女色者案衛詩有桑中淇上  
是淫佚可知則淫佚之外更有促速煩志齊詩有哀公荒淫  
怠慢襄公淫於妹亦女色之外加以敖辟喬志故摠謂之溺  
音也周氏曰德音則能善其志而溺音則能亂其志也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  
事不行

鄭氏曰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澄曰承上文祭祀弗用溺音之意而引詩言必有肅雍之德發為和鳴之樂音則先祖聽之而祭祀可用不特可用以祭祀而皆可行之於諸事也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易切

廬陵胡氏曰好惡謂好古樂惡新樂也誘謂導之馬氏曰夫鄭衛之音其效至於如彼而和與敬其效至於如此則為人君者其好惡不可不慎也君者臣之倡上者下之儀臣則聽君而和下則視儀而動鄭氏曰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孔氏曰謹行古樂以化民無不從也

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控揭塙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所以獻酬醑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

之序也

鞀音靴切虎直支切竿音于和如字

方氏曰鞀鼓革音控揭木音塙土音箎竹音鍾金音磬石音竽匏音瑟絲音干戚皆武舞旄狄皆文舞八音備而又干戚旄狄以舞之於是樂成焉故足以祭先王之廟如下所言諸事也尊卑以上下言長幼以先後言禮樂之際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貴者常先賤者常後故官序貴賤各得其宜足以示後世尊卑長幼之序也官序即次序也以其所主治故曰官鄭氏曰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控揭謂祝敵也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孔氏曰周語云革木一聲無宮商清濁也既用質素為本然後用華美之音以贊和之使文質相雜聲既文質備矣又用舞以動之則可以用於宗廟之中若樂九變而鬼神格也又用於廟中以接納賓客賓入奏肆夏及卒爵而樂闋是也又用樂別貴賤於朝廷使各得其宜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也若聞樂知德施于子孫是示後世使聽之莫不和順莫不和親是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

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  
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竿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  
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  
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苦鏗

耕切號胡到切橫苦曠切磬口挺口定二切監力敢切

長樂陳氏曰君子聽樂聲而思人之才則有所合也無所戾蓋鍾聲為允石聲為乾絲聲為離竹聲為震鼓鼙為坎鍾磬鼓鼙陰也陰以嚴厲堅勁為事故鍾象武臣石象死封疆之臣鼓鼙象將帥之臣絲竹陽也陽以純潔滋養為事故絲象志義之臣竹象畜聚之臣鄭氏曰號令所以警眾也撥充也謂氣作充滿也石聲磬磬當為整辨謂分明於節義廉廉隅也濫之意猶擊聚也會猶聚也謹以立動聞謹器則人意動作合謂以聲合成已之志孔氏曰鍾之聲鏗鏘然堅剛故可聲輕清故磬磬然能分明辨別既能明別節義則不愛死也石

哀謂哀怨絲聲婉妙故哀怨以哀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以自立其志也竹聲既擊聚故能立會以聚眾笙以匏為之而在竹聲之中者但笙以匏為體插竹於匏匏竹兼有故笙文在竹也鼓鼙之聲使人意動作故能進發於其眾五者聲各不同立事有異事隨聲起是聲能立事也君子聞聲達事非徒聽其音聲鏗鏘而已彼謂樂聲亦有以合成已之志意

右魏文侯第十今本第八目錄第十一史記第九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  
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  
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  
萬物育焉

鄭氏曰子貢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宜氣順性也賤工樂人稱工執猶處也直已而陳德各因其德歌所宜孔氏曰歌者當直已身而陳論其德已有此德則宜此歌也歌者運動已德而天地應四時和星辰理萬物育和謂陰陽

和理謂不悖逆  
育謂羣生得所

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  
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  
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  
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  
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  
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斷丁亂切

孔氏曰師乙不敢定所宜故請誦所聞之詩頌其成功德澤  
弘厚故德量寬大安靜和柔正直者宜歌之大雅者歌其大  
正故志意弘大而安靜疏朗通達而誠信者宜歌之小雅者  
小正也故以禮自持以約自處動不越法者宜歌之正直而  
靜退廉約而謙恭者宜歌諸侯之風商者五帝之遺聲五帝  
道大故肆直慈愛者宜歌之齊三代之遺聲三代于戚所起

斷是非故溫良能斷者宜歌之以其肆直慈愛故臨危疑之  
事數能斷割是勇也以其溫良能斷故見利不私於己是有  
義也有勇有義之人非歌聲辨之誰能知哉方氏曰明者不  
為物蔽之謂肆直而不蔽於慈愛是明乎商之音者也故臨  
事而屢斷以慈愛之蔽在於無斷故也溫良而不蔽於能斷  
是明乎齊之音者也故見利而讓以能斷之蔽在於無讓故  
也所有勇乃能斷事有義乃能讓利益勇義人  
之所有非明乎歌之音不足以保全之故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

乎端如貫珠隊直媿切折之設切橐苦老切倨音据中

方氏曰抗言聲之發揚隊言聲之重濁曲言其回轉而齊也  
止言其闕後而定也倨則不動者方之體故中矩言其  
聲之常如此句則不直不直者曲之體故中鉤言其聲之變  
如此累累乎言其聲相繫屬端如貫珠言其終始兩端相貫  
而各有成也

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

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鄭氏曰長言之引其聲也嗟嘆和續之也  
也與文王世子言周公踐祚同義

○子貢問樂

方氏曰終言子貢問樂蓋題上事也與文王世子言周公踐祚同義

右師乙第十一目録第十

尚積年侍臨川先王一講下嘗聞先生曰吾於禮記纂言凡數易藁蓋亦多所發明而月令檀弓尤為精密若月令言五時少祭所先不同天子所居每月各異檀弓申生之死死於陵季子之哭子曾子之易箆子思之母死於衛子卜之母死而不喪數節是皆諸說紛紜不合禮意研精覃思證之以經裁之以理自謂可無悖矣至若於紆一無揆於理不合者則闕之不

敢以臆說貽侮聖言之戒藁成尚數請以鈔諸梓得命遂與先生之甥周濂集同門諸友暨好義之士相與成之先生手自點校未及畢而先生捐館矣餘篇先生之孫當對同考訂始於至順癸酉之春畢於元統甲戌之夏因書之成遂志歲月而所聞師說并記于後云門人吳尚謹志

寧國府學生張梁

戚衮校正

新安黃氏刊

禮記纂言後序

六經聖人親所刪定秦人燔之禮樂二籍俄空焉世  
惟周官儀禮屢存而學官罕所傳習漢儒所補戴記  
列於五經純駁班如也註疏又頗傳以緯學經世之  
誼鬱而未彰今所宗者陳氏集說而已耳朱子嘗修  
正三禮未就惟吳氏纂言倫類明整稽合諸儒異同  
厥功博哉而世尠有傳者豈天未興斯文與曷絕之  
易而續之孔艱也雖然後有仁者稽古立制興世太  
平茲書雖槩盡出孔氏固周官儀禮之翼也文獻斯  
存殆將繇是乎攷灋千古之缺典可舉而行也君子

之於禮蓋沒身焉學者弗及見古全書幸而此編尚在  
在庶有格言詎可斲而舍諸如用于世且將執此以  
往矧亡者禮之數也其不亾者存經禮三百曲禮三  
千根心所發也蔽以一言曰毋不敬茲書開卷全經  
之體要具焉其可忽諸寧國守胡君東本爰刻是書  
嘉與四方士共之屬校題諸簡末先王之典墜地也  
久矣庸詎知天之不欲興斯文也而以是爲之兆與  
君守郡適倥傯多故時廼能崇尚經術其爲政知所  
先務哉

正德庚辰陽月甲午後學崑山魏校謹識





